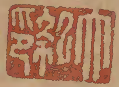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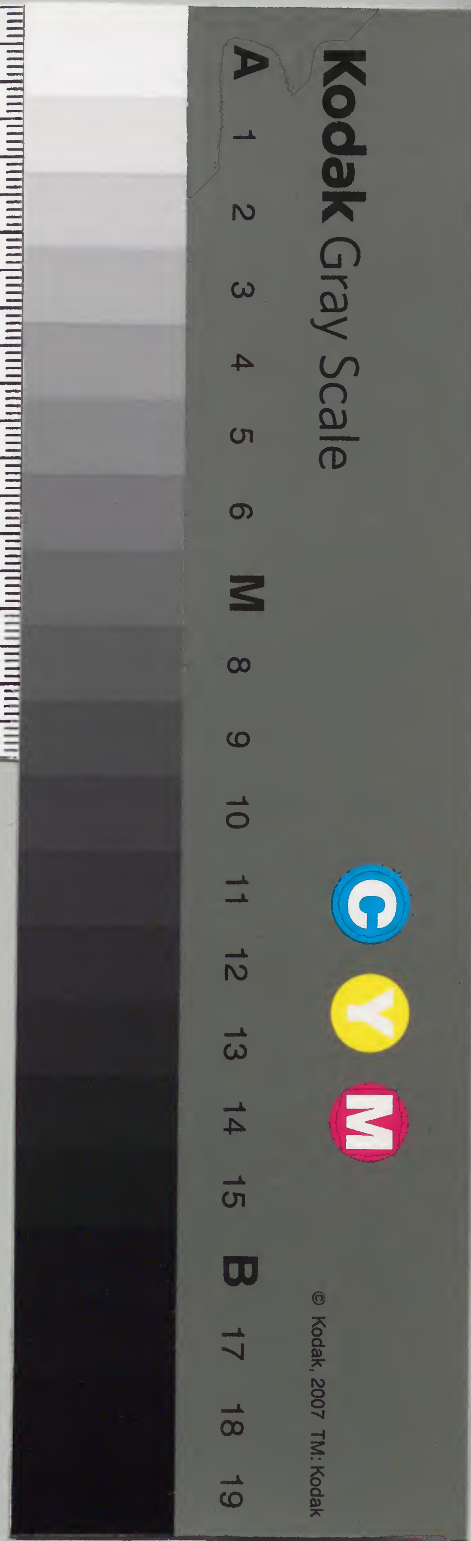


柏葉齋馬奇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 ( 4 )	
函號	附	2 7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乾償白鏹。

詩云

睹色相悅人之情，個中原有真緣分。

只因無假不成真，就裡藏機不可問。

少年鹵莽浪貪淫，等閒端入風流陣。

饅頭不喫惹身羶，世俗傳名繫火圍。

聽說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箇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又有奸詐之徒，就在這些貪愛上面，想出箇奇巧題目來，做自家妻子不着。





裝成圈套，引誘良家子弟，詐他一箇小富貴，謂之紮火圍。若不是識破機關，硬浪的郎君，十箇着了九箇道兒，記得有箇京師人，靠着老婆喫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約會其夫，只做撞着，要殺要剛，直等出財買命，饜足方休。被他弄得，也不止一箇了。有一箇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佯爲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勾引他上手，正在床裡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箇着了忙的，定是跳下床來尋躲避去處，怎知這箇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攬抱得緊緊的，不放一些寬鬆，伏

便殺不成

在肚皮上，大言道：「不要嚷亂，等我完了事，再講。」其妻殺豬也似喊起來，亂顛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進了門，揜起帳子，喊道：「幹得好事，要殺要殺，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挨了一挨，却不下手。」潑皮道：「不必作腔，要殺就請殺。」小子固然不當，也是令正約了來的，死便死，做一處，做鬼也風流。終不然獨殺我一箇不成。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箇大捍杖來，喝道：「權寄顆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一下子打來，那潑皮溜撒急，把其妻番過來，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是我，不要錯打了。」潑皮道：「打也。」

妙妙



猜着心事

不錯也該受一杖兒其夫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  
 出了、潑皮道、老兄放下性子、小子是箇中人、我與你  
 熟商量、你要兩人齊殺你、娘子是搥錢樹料、不捨得、  
 若拋得到官、只是和奸、這番打破機關、你那營生弄  
 不成了、不如你捨着、娘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使些錢  
 鈔、幫你買煤買米、若要紮火囤、別尋箇主兒、弄弄須  
 靠我、不着的、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  
 場、只得住了手、倒縮了出去、潑皮起來、從容穿了衣  
 服、對着婦人、叫聲聒噪、搥擺擺、竟自去了、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得便宜處失便宜、

烏龜法得縮且縮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多是嬌嫩出身、誰有此潑皮膽  
 氣、潑皮手段、所以着了道兒、宋時向大理的衙內向  
 士肅出外拜客、喚兩箇院長相隨、到軍將橋、遇箇婦  
 人、鬚髮蓬鬆、涕泣而來、一箇武夫着青紵絲袍、狀如  
 將官、帶劔牽驢、執着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  
 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抬  
 着幾扛箱籠、且是沉重、跟着同走、街上人多立駐看  
 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  
 箇院長笑道、這番經紀做着了、士肅問道、怎麼解、院  
 長道、男女們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



聽的實來回話去了一會，院長來了，回說詳細。元來浙西一箇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着，每下樓出入，見小房青簾下有箇婦人，行走恣態甚美，撞着了多次，心裡未免欣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簾下的是店中何人？」小童攢着肩頭道：「一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官人驚道：「却是爲何？」小童道：「前歲一箇將官帶着這箇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箇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要到那里近府去，留這妻子守着房臥行李，說道去半箇月，就好回來。」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得

豈知非店  
家業債乃  
此官人業  
債耶

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賒了喫時，只等家主回來，算還。主人辭不得，一日供他兩番，而今多時了，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纔了得這業債。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麼？小童道：「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在，怎肯見人？」官人道：「既缺飲食，我尋些喫口物事送他，使得麼？」小童道：「這箇使得。」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裡，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菓餡餅，在店家討了兩箇盒兒，妝好了，叫小童送去，說道：「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此點心，婦人受



買酒菜之  
本又自何  
出

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妝着四箇菜碟，叫小童來答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舍。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官人即盪其酒來喫，篋內取出金杯一隻，滿斟着一杯，叫茶童送下去。道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婦人不推吃。乾了，茶童復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外之人，不要喫單杯。婦人又喫了，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官人多謝娘子不棄，喫了他兩杯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邀娘子上樓親獻一杯。如何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錢

來買，囑茶童道：「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茶童見了錢，歡喜起來，又去說風說水道。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被他一把拖了上來，道：「娘子來了，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箇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箇肥佬親手遞一杯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拿過來吮。婦人不歇，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贈小童，叫他做着捧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他同坐，漸不推辭，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眉來眼去，



彼此動情勾搭上了手，然只是日裡偷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如此兩月餘，婦人道：我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裡，推說道：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晚間虛閉着房門，竟自在婦人房裡同宿。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比翼之鳥，無以過也。纔得兩晚，一日早起，尚未梳洗，兩人正自促膝而坐，只見外邊店裡一箇長大漢子大踏步踰將進來，大聲道：娘子那裡驚得婦人手

脚忙亂，面如土色，慌道：壞了，壞了，吾夫來了。那官人急閃了出來，已與大漢打了照面。大漢見箇男子在房裡走出，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麼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了出去，剩了行李囊貨，盡被大漢打開房來，席捲而去。適纔十來箇健卒扛着的箱篋，多是那官人房裡的。了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着丈夫打罵妻子的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士肅聽罷道：那里這樣不睹事的少年，遭如此圈套。



可恨可恨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以爲笑話雖然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紮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曾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脚折了偌多本錢還悔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  
從傍何用苦垂涎  
請君只守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盡帶在身邊隨行作寓在

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游伎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着青簾簾內常有箇婦人立着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教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裡頭說話又有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一灣新笋着實可觀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揷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囀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却是  
柳絲只解風前舞  
銷繫惹那人不  
雖是也間或唱着別的只是這兩句爲多想是喜歡



便非好舉  
止當局自  
遂耳

此二語又想是他有甚麼心事，宣教但聽得了，便跌足歎賞道：「是在行得緊，世間無此妙人，想來必定縹緲，可惜未能勾一見，懷揣着箇提心吊胆，魂靈多不知飛在那里去了。」一日正在門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對門簾內，忽有箇經紀挑着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官人作成，則箇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墩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裡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拋下去，何止千撲，再撲不成。」

一箇渾成來，筭一筭，輸了一萬錢，宣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兩臉通紅，眼的一聲道：「壞了我十千錢，一箇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甘伏，正在嘆恨間，忽見箇青衣童子捧一箇小盒，在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髮齊肩，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箇深坑，儘能害客痴心，偏好反言，勝似妖嬈，拗性酷貪，還是圖他撒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聳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衆唾。



與不期多寡期于當此之謂也

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僻處小童出盒道趙縣君奉獻官人的宣教不知是那里說起疑心是錯了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元來正是永嘉黃柑子十數箇宣教道你縣君是那箇與我素不相識爲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着對門道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折了本錢不曾嘗得他一箇有些不快活縣君老大不忍偶然藏得此數箇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可惜正有得這幾箇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道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小童道大夫到

未必先盡也而後生之

建康探親去了兩箇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宣教聽得此話心裡想道他有此美情况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煞是好機會連忙走到卧房內開了篋取出色綵二端來對小童道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荅小小生活二疋伏祈笑留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二端來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箇柑子打甚麼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宣教道若是縣君不收是羞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我這樣說去縣君必收小童領着言語對縣君說去此番果然不辭了明日



見小童拿了幾餅精緻小菜走過來道、縣君昨日蒙  
惠過重、今見官人在客邊、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喫、手  
製此數餅送來奉用、宣教見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  
心于他、了好不彀幸、想道、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在  
他身傍講得話、做得事的好、友要在他身上圖成這  
事、不可怠慢了他、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菓品之類、  
盪了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厮、怎  
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好兄弟、你是趙縣君心腹人、  
兒我怎敢把你做等閒厮覷、放心飲酒、小童告過無  
禮、喫了幾杯、早已臉紅道、喫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

要見怪、打發我去罷、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荅  
了來意、付與小童去了、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  
頑耍、宣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入港、宣教便  
道、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  
小童道、過新年纔廿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宣教  
道、模樣生得如何、小童搖頭道、沒正經、早是沒人聽  
見、怎把這樣說話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宣教道、  
總是沒人在此說說何妨、我旣與他送東送西、往來  
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小童道、說着  
我縣君容貌真箇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裡頭摘下



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二箇宣教道、  
好兄弟怎生得見他一見小童道這不難等我把  
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  
子下來看的時節我把簾子揷將出來揷得重些繫  
帶散了簾子落了下來他一時回避不及可不就看  
見了宣教道我不要是這樣見小童道要怎的見宣  
教道我要好好到宅子裡面拜見一拜見謝他平日  
往來之意方稱我願小童道這箇知他肯不肯我不  
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回去稟白一聲好反討  
箇回音來覆官人宣教又將銀一两送與小童叮囑

道是必要討箇回音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縣君聞  
得要見之意說道既然官人立意倦切就相見一面  
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戚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  
得兩番沒箇名色遽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是這等  
說宣教道也是也是怎生得箇名色想了一想道我  
在廣裡來帶得許多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  
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  
一面何如小童道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許下  
方可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縣君說使便使得  
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宣教道這箇自然



二刻  
難道我就推住在宅裡了不成。小童笑道：休得胡說，快隨我來。宣教大喜過望，整一整衣冠，隨着小童三脚两步走過趙家前廳來。小童進去稟知了門響處，宣教望見縣君打從裡面從容容走將出來，但見衣裳楚楚，珮帶飄飄，大人家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面龐嬌嫩，並無肥重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好光挨上去。真所謂容是誨淫之端，犬兒雖已到籬邊，天鵝未必來溝裡。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真箇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唱箇肥佬口裡謝道：屢蒙

縣君厚意，小子無可荅謝，惟有心感而已。縣君道：惶愧惶愧，宣教忙在袖裡取出一包珠寶來，捧在手中道：聞得縣君要換珠寶，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來面奉與縣君揀擇。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着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裡道：容看過議價，只說了這句，便抽身往裡面走了進去。宣教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曾說得一句倬俏的說話，心裡猾猾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着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以後遇着小童，只央及他設法再

偏作莊嚴  
使人可死



到裡頭去見見無過把珠寶做因頭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不可犯等間不曾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教沒入脚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了那宣教有箇相處的粉頭叫做丁惜惜甚是相愛的只因想着趙縣君把他丟在腦後了許久不去走動丁惜惜邀請了兩箇幫間的再三來約宣教叫他到家裡走走宣教一似掉了魂的那里肯去被兩箇幫間的不由分說強拉了去丁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在心上丁惜惜撒驕撒痴了一會免

不得擺上東道來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丁惜惜唱箇歌兒嘲他道

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丟我去纏誰似你這般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

火情如此

當下吳宣教沒情沒緒喫了兩杯一心想着趙縣君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丁惜惜有好些不像意起來却是身既到此沒及奈何只得勉強同惜惜上床睡了雖然少不得幹着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着那箇借這箇出火的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



二刻驚奇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宣教叙話宣教聽了這話  
急忙披衣起來隨着小童就走小童領了竟進內室  
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裡專  
等吳宣教來小童把吳宣教儘力一推推進床裡吳  
宣教喜不自勝騰的番上身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  
殺我也用得重了一箇失脚踏進裡床喫了一驚  
醒來見惜惜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是趙縣君  
仍舊跨上身去丁惜惜也在睡中馬醒道好饒貨怎  
不好好的做出這箇極模樣吳宣子等聽得惜惜  
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適纔是話裡的事連自

已也失笑起來丁惜惜再四問問他你心上有何人  
以致七顛八倒如此宣教只把閒話支吾不肯說破  
到了次日別了出門自此以後再不到丁家來了無  
晝無夜一心只痴想着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挨光忽  
然一日小童走來道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  
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  
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宣教喜  
道好兄弟虧你來說你若不說我怎知道這箇禮節  
最是要緊失不得的亟將綵帛二端封好又到街上  
買了些時鮮菓品鷄鴨熟食各一盤酒一罇配成一



副盛禮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說明日虔誠拜賀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裝出到前廳比平日更齊整了吳宣教沒眼得看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答禮口說道奴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却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宣教道客中乏物爲敬甚愧菲薄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子無顏縣君回顧小童道留官人喫了壽酒去宣教聽得此言不勝之喜道旣留下喫酒必有光景了誰知縣君說

罷竟自進去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纔是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裡賣甚麼藥出來呆呆的坐着一眼望着內裡須臾之間兩箇走使的男人擡了一張桌兒揩抹乾淨小童從裡面捧出攢盒酒菓來擺設停當掇張椅兒請宣教坐宣教輕輕問小童道難道沒箇人陪我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宣教且未就坐還立着徘徊之際小童指道縣君來了果然趙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着杯盤來與宣教安席道了萬福說道拙夫不在沒箇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奴家只得冒耻奉陪宣教大

妙在沒主人



喜道過蒙厚情何以克當在小童手中也討箇杯盤  
 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宣教心下只說此  
 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  
 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却是端嚴  
 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閑話宣教也生  
 煞煞的浪開不得開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  
 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官人慢坐奴  
 家家無夫主不便久陪告罪則箇吳宣教心裡恨不  
 得伸出兩隻臂來將他一把抱住却不好強留得他  
 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裡邊

老子曰

又傳話出來叫小童送酒宣教自覺獨酌無趣只得  
 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當容日再謝慢慢  
 地踱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  
 聞得香却銛不着心裡好生不快有銀絞絲一首為  
 証

前世裡冤家美貌也人換光已有二三分好溫存  
 幾番相見意殷勤眼兒落得穿何曾近得身鼻凹  
 中糖味那有唇兒分一箇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  
 我的天那陣冤迷迷魂陣  
 是夜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



無情有情  
之間正可  
泰破机関  
矣而墮其  
術者不竟

二續驚奇 卷之十四  
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陪若說是有  
情如何眉稍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等板板地  
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  
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筭計停當次日  
起來急將西珠十顆用箇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  
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 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 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來全放在盒內用箇小記號圖書印封皮封  
好了忙去尋那小童過來交付與他道多拜上縣君

昨日承蒙厚款些些小珠奉去添妝不足為謝小童  
道當得拿去宣教道還有數字在內須縣君手自拆  
封萬勿漏洩則箇小童笑道我是箇有柄兒的紅娘  
替你傳書遞箇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  
好音必當重謝小童道我縣君詩詞歌賦最是精通  
若有甚話寫去必有回荅宣教道千萬在意小童說  
不勞分付自有道理小童去了半日笑嘻嘻的走將  
來道有回音了袖中拿出一箇碧甸匣來遞與宣教  
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花押封記着的宣教滿  
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文有小小紙封裹着青絲



髮二縷挽着箇同心結兒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詩云

好將鬢髮付并刀  
祇恐經時失俊髦  
妾恨千絲差可擬  
郎心雙挽莫空勞

末又有細字一行云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慰寂寥也

宣教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好了好了細詳詩意縣君深有意于我了小童道我不懂得可解與我聽宣教道他剪髮寄我詩裡道要挽住我的心豈非有意小童道既然有意為何不受你珠子宣教道這又

有一說這是一箇故事在裡頭小童道甚故事宣教道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宮後來思想他惧怕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回詩一首後二句云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今縣君不受我珠子却寫此一句來分明說你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寥不是珠子安慰得的却不是要我來伴他寂寥麼小童道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宣教道惟卿所欲小童道縣君既不受珠子何不就送與我了宣教道珠子雖然回來却還要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宣教箱中去



取通天犀簪一枝海南香扇墜二箇將出來送與小童道權為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我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詩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  
還珠垂淚古來痴  
知音但使能欣賞  
何必相逢未嫁時

宣教便將一幅冰鮪帕寫了連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這詩意我又不曉得了宣教道也是用着箇故事唐張籍詩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于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小童笑

可謂風流  
志誠種惜  
悞用于匪  
人耳

道元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宣教也笑道將就看得過小童拿了一徑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喜歡只待好音丁惜惜那里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一似朝門外候吉的官惟恐不時失悞了宣召那里敢移動半步忽然一日傍晚小童嘻嘻的走來道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宣教聽罷忖道平日只是我去換光纔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着人來請我的這番却是先叫人來相邀來有光景因問小童道縣君適纔在那里怎生對你說叫你來請我的小童道適來縣君在卧房裡卸了妝飾重



新梳裹過了，叫我進去，問說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我回說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縣君道：「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裡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宣教不覺踴躍道：「依你說來，此番必成好事矣。」小童道：「我也覺得有些異樣，決比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口頗多，耳目難掩，日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却要到內室裡去，須瞞不得許多人，就是悄悄些，是必有幾箇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宣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你指引我道路，應該怎

生纔妥。」小童道：「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箇不愛錢的。』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裡人了，我去調開了他，每他每各人心照自然，躲開去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宣教道：「說得甚是，有理，真可以築壇拜將。」你前日說我是老偷香手，今日看起來，你也像箇老馬泊六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笑。」當下吳宣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麼人，煩你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小童道：「這箇在我不勞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衆人，看箇動



靜即來約你同去宣教道快着些箇小童先去了吳  
宣教急揀時樣濟楚衣服打扮得齊整真箇賽過潘  
安強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綺層層稱體裁 一心指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 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宣教坐立不定只想赴期須臾小童已至回覆  
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徑達寢室毫無阻碍  
了宣教不勝歡喜整一整巾幘洒一洒衣裳隨着小  
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旁邊一條街裡轉了  
一兩箇灣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懶梳妝模

此境若真  
原可銷魂

樣早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  
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請官人房裡坐地一箇  
丫鬟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房宣教隨後入來只  
見房裡擺設得精緻爐中香烟馥郁案上酒殺齊列  
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  
得低聲柔語道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  
縣君道一向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  
清話片晌別無他說宣教道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  
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  
絲之惠小子緊緊懷袖勝如貼肉今蒙寵召小子所



望豈在酒食之類哉。縣君微笑道：休說閒話，且自飲酒。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宣教三杯酒落肚，這點熱團團興兒，直從脚跟下冒出天庭來。那裡按納得住，面孔紅了，又白了，又紅，筋子也倒拿了，酒盞也深翻了，手脚都忙亂起來。覷箇丫鬟走了去，連忙走過縣君這邊來，跪下道：縣君可憐見，急救小子性命，則箇縣君一把扶起道：且休性急，妾亦非無心者。自前日博柑之日，便覺鍾情於子，但禮法所拘，不敢自逞。今日久情深清，夜思動愈難禁制，冒禮忘嫌，願得親近。既到此地，決

急來緩受

大刻毒

也○未○可○必○。不教你空回去了。畧等人靜後，從容同就枕席便了。宣教道：我的親親的娘，既有這等好意，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縣君笑道：怎恁地饒得緊。即喚丫鬟們快來收拾，未及一半，只聽得外面喧嚷，似有人喊馬嘶之聲，漸漸近前堂來了。宣教方在神魂蕩颺之際，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雖然聽得有些詫異，沒工夫得疑慮，別的還只一味痴想。忽然一箇丫鬟慌慌忙忙，撞進房來，氣喘喘的道：官人回來了。官人回來了。縣君大驚失色道：如何是好。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即忙自己幫着搬得桌上罄



淨宣教此時任是奢遮膽大的不由得不慌張起來道我却躲在那里去縣君也着了忙道外邊是去不及了引着宣教的手指著床底下道權躲在這裡面去勿得做聲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又恐不認得門路撞着了人左右看着房中却別無躲處一時慌促沒計奈何只得依着縣君說話望着床底一鑽顧不得甚麼塵灰齷齪且喜床底寬濶戰兢兢的蹲在裡頭不敢喘氣一眼偷覷着外邊那暗處望明處却見得備細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來口裡道這一去不覺許久家裡沒事麼縣君着了忙的口裡牙

齒捉對兒厮打着回言道家家家裡沒事你你如何今日纔來大夫道家裡莫非有甚事故麼如何見了我舉動慌張語言失措做這等一個模樣縣君道沒沒沒甚事故大夫對着丫鬟問道縣君却是怎的丫鬟道果果果然沒有甚麼怎怎怎的宣教在牀下着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鬟的說話只是不敢爬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好吃異好吃異縣君按定了性兒纔說得話兒囫圇重復問道今日在那里起身怎夜間到此大夫道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在婺州在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五更就要起



身過江的、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  
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却、是、我、的、造、化、也、縣、君、  
又、問、道、可、會、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喫、過、  
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脚、縣、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  
厨、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裡、頭、了、大、夫、便、脫、了、外、衣、坐、  
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潑、得、水、流、滿、地、一、直、  
淌、進、牀、下、來、蓋、是、地、板、房、子、鋪、床、處、壓、得、重、了、地、板、  
必、定、低、些、做、了、下、流、之、處、那、吳、宣、教、正、蹲、在、裡、頭、身、  
上、穿、着、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  
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服、不、覺、

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避、那、些、齷、齷、水、未、免、有、些、窸、  
窸、窣、窣、之、聲、大、夫、道、奇、怪、牀、底、下、是、甚、麼、响、敢、是、蛇、  
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丫、鬟、未、及、答、應、大、夫、急、急、  
揩、抹、乾、淨、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捏、在、手、中、  
向、牀、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  
大、夫、道、霸王初入垓心內張、飛、剛、到、灞、陵、橋、  
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個、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縣、  
君、支、吾、道、敢、是、個、賊、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你、  
看、難、道、有、這、樣、齊、整、的、賊、怪、道、方、纔、見、吾、荒、張、元、來、  
你、在、家、養、着、奸、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辱、門、



戶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个滿天星，縣君啼哭起來，大夫喝教眾奴僕都來。此時小童也只得隨着衆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細做一團，聲言道：「今夜且與我送去廂裡，弔着明日臨安府推問去。」大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你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縣君只是哭，不敢回答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盪酒來。」我喫着消悶，從人丫鬟們多慌了，急去灶上撮哄些馥飯盪了熱酒拿來。大夫取个大甌，一頭喫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喫酒，喫得不少了，不覺懵懵睡去。縣君悄悄

縣使  
通消

息也

悄悄對宣教道：「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誰知隨手事敗。若是到官，兩個多不好了。爲之奈何？」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半點恩惠。今事若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冤家手裡了。」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正說之間，大夫醒來，口裡又喃喃的罵道：「小的們打起火把，快快將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廂裡去。」衆人答應一聲，齊來動手，宣教着了急，喊道：「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才，忝爲宣教郎，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蒙縣



君青盼往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着玉體今若到公  
 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乞高擡貴手饒過  
 小子容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罷大夫大笑道我  
 是个宦門把妻子來換錢麼宣教道今日便壞了小  
 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為兩便  
 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大夫道如此  
 口輕你一个官我一个妻子只值得五百千麼宣教  
 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便再  
 加一倍湊做千緡罷大夫還只是搖頭縣君在傍哭  
 道我只為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

半意在此

不是誰知撞着你來捉破了我原不曾點污今若拿  
 這官人到官必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當官對理  
 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  
 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大夫冷笑道難道不  
 曾點污衆從人與丫鬟們先前是小童賄賂過的多  
 來磕頭討饒道其實此人不曾犯着縣君只是暮夜  
 不該來此他既情願出錢贖罪官人罰他重些放他  
 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為  
 兩便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个死路罷了  
 大夫默然了一晌指着縣君道只為要保全你這淫



婦要我忍這樣脏污小童忙攙到宣教耳邊廂低言道有了口風了快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宣教道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脚多麻木了大夫道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只是買那官做羞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會提起便宜得多了宣教連聲道就依着是二千緡好處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教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鬆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個不願當官的招伏宣教只得寫道

吏部候勘宣教郎吳某只因不合闖入趙大夫內

室不願經官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訟私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个字便叫放了他綁縛只把頸子拴了叫幾個方纔隨來家的帶大帽穿一撒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取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這些趙家人箇箇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犀象之類狼藉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把些零碎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家人方纔住手賚



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主面前交割明白大夫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便宜了這弟子孩兒喝叫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尚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箇火點在房裡了坐了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箇小廝來盪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喫一邊想道用了這幾時工夫纔得這箇機會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誰想却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又自解道還算造化哩若不是縣君哭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又爲我如此受

着迷到底

亦可憐

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到還好個機會只怕有了這番事體明日就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未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心口相問不覺潛然淚下鬱抑不快呵欠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眼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了一望進去直看到裡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着昨夜鬼胎不敢自進去悄悄叫个小廝一步一步挨到裡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個人走動踪影只見幾間空房



連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  
 忖道：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恐怕出去了，我又來  
 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這等整淨，  
 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隣  
 人，纔曉得這趙家也是那里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  
 久。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原非己家，是用着美人之  
 局，紮了火圍去了。宣教渾如做了一個大夢，一般悶  
 悶不樂。且到丁惜惜家裡消遣，一消遣，惜惜接着宣  
 教，笑容可掬，道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連忙置酒相  
 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氣，惜惜道：你向來有了

如何起初  
 不先打聽  
 打聽

心上人，把我冷落了多時，今日既承不棄，到此如何  
 只是嗟嘆，象有甚不樂之處。宣教正是事在心頭，巴  
 不得對人告訴，只得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  
 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却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  
 得脫身，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你枉用癡心，落  
 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早對我說說，我敢也先點破  
 你，不着他道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  
 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愛妾，紮了一個少年子  
 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  
 又不知是那一家，的歪刺貨也。你前日瞞得我好，撒



得我好也。叫你受些業報。宣教滿臉羞慙。懊恨無已。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伴所有剩得不多。術術家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宣教也覺快快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宣常常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場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惹着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魁不魁。沒箇收場。如此奉勸人家少年子弟。每血氣未定。貪淫姦色。不守本分。

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為鑒。詩云。

一、嚙、肉、味、不、曾、嘗、  
已、遣、纏、頭、罄、橐、裝、

盡、道、陷、人、無、底、洞、  
誰、知、洞、口、賺、劉、郎、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曾聞陰德可回天 古往今來效灼然

奉勸世人行好事 到頭元是自周全

好話

話說湖州府安吉州地浦灘有一居民家道貧窘因欠官糧銀二兩監禁在獄家中止有一妻抱着個一周未滿的小兒子度日別無門路可救欄中畜養一猪、算計賣與客人得價還官因性急銀子要緊等不得好價見有人來買即便成交婦人家不認得銀子好、友是個白晃晃的說是還得官了客人既去拿出



看他慘狀  
用假銀之  
人亦必有  
惡報

來與銀匠鎔着錠子銀匠說這是些假銀要他怎麼  
婦人慌問有多少呈色在裡頭銀匠道那裏有半毫  
銀氣多是鉛銅錫蠟裝成見火不得的婦人着了忙  
拿在手中走回家來尋思一回家中並無所出止  
有此猪指望賣來救夫今已被人騙去眼見得丈夫  
出來不成這是我仔細上害了他心下怎麼過得  
去我也不要這性命了待尋个自盡看看小兒子又  
不捨得發个狠道罷罷索性抱了小冤家同赴水而  
歿也免得牽挂急急奔到河邊來正待攬下去恰好  
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見他忙忙投水一把扯住

問道清白後生為何做此短見勾當婦人拭淚答道  
事急無奈只圖一死因將救夫賣猪誤收假銀之說  
一一告訴徽商道既然如此與小兒子何干婦人道  
沒爺沒娘少不得一歿不如同死了乾淨徽商惻然  
道所欠官銀幾何婦人道二兩徽商道能得多少壞  
此三條性命我下處不遠快隨我來我捨銀二兩與  
你還官罷婦人轉悲作喜抱了兒子隨着徽商行去  
不上半里已到下處徽商走入房秤銀二兩出來遞  
與婦人道銀是足紋正好還官不要又被別人騙了  
婦人千恩萬謝轉去央个隣舍回到縣裡納了官銀



其夫始得放出監來到了家裡問起道那得這銀子還官救我婦人將前情述了一遍說道若非遇此恩人不要說你不得出來我母子兩人已作黃泉之鬼了其夫半喜半疑喜的是得銀解救全了三命疑的是婦人家沒志行敢怕獨自個一時喉極了做下了些不伶俐勾當方得這項銀子也不可不知不然怎生有此等好人直如此湊巧口中不說破他心生一計道要見明白湏得如此如此問婦人道你可認得那恩人的住處麼婦人道隨他去秤銀的怎不認得其夫道既如此我與你不可不去謝他一謝婦人道正

該如此今日安息了明日全去其夫道等不得明日今夜就去婦人道爲何不要白日裡去到要夜間其夫道我自有主意你不要管我婦人不好拘得只得點着燈同其夫走到徽商下處門首此時已是黃昏時候人多歇息寂靜了其夫叫嬾人扣門婦人道我是女人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門戶其夫道我正要黑夜試他的心事婦人心下曉得丈夫有疑了想道一個有恩義的人到如此猜他也不當人子却是恐怕丈夫生疑只得出聲高叫徽商在睡夢間聽得是婦女聲音問道你是何人却來叫我婦人道我是前日



可敬

投水的婦人，因蒙恩人大德，救了吾夫出獄，故此特來踵門叩謝。看官，你道徽商此時若是个不老成的，聽見一个婦女黑夜尋他，又是施恩過來的，一時動了不良之心，未免說句把倖倖綽趣的話，開出門來，撞見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場沒趣，把起初做好事，念頭多弄脏了，不想這個朝奉煞是有正經，聽得婦人說話，便厲聲道：「此我獨臥之所，豈汝婦女家所當來？况昏夜，也不是謝人的時節，但請回步，不必謝了。」其夫聽罷，纔把一天疑心盡多消散。婦人乃答道：「吾夫同在此相謝。」徽商聽見其夫同來，只得披衣下床。

要來開門，走得幾步，只聽得天崩地塌之聲，連門外多震得動，徽商慌了，自不必說。夫婦兩人多喫了一驚，徽商忙叫小二掌火來看，只見一張臥床，壓得四脚多折，滿床盡是磚頭泥土。元來那一塚墻走了一向，床遮着，不覺得此時偶然坍將下來。若有人在床時，便是銅筋鉄骨也壓死了。徽商看了，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就叫小二開門，見了夫婦二人，反謝道：「若非賢夫婦相叫起身，幾乎一命難存。夫婦兩人看見墻坍床倒，也自大加驚異，道：「此乃恩人洪福齊天，大難得免，莫非恩人陰德之報。」兩相稱謝。徽商



雷夫婦茶話少時珍重而別只此一件可見商人二兩銀子救了母子兩命到底因他來謝脫了牆壓之厄仍舊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此乃上天巧于報德處所以古人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小子起初說到頭元是自周全並非誑語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个周全他人仍舊周全了自己一段長話作个正文有詩為証

有女顏如玉

酬德詎能足

遇彼素心人

清操同秉燭

蘭蕙保幽芳

移來貯金屋

容臺粉署郎 一朝昇掾屬

聖明重義人 報施同轉轂

這段話文出在弘治年間直隸太倉州地方州中有一个吏典姓顧名芳平日迎送官府出城專在城外一个賣餅的江家做下處歇脚那江老兒名溶是个老實忠厚的人生意儘好家道將就過得看見顧吏典舉動端方容儀俊偉不像个衙門中以下人私心敬愛他每遇他到家便以提控呼之待如上賓江家有个嬖嬖生得个女兒名喚愛娘年方十七歲容貌非凡顧吏典家裡也自有妻子便與江家內裡通往



來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常言道：一家飽暖千家怨。江老雖不怎的富，別人看見他生意從容，衣食不缺，便傳說了千金幾百金家事，有那等眼光淺心不足，的目中就着不得，不繇得不妬忌起來。忽一日江老正在家裡做活，只見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將進來，喝道：拿海賊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江老出來分辨，衆捕一齊動手，一索子網倒江，嫖嫖與女兒顧不得羞耻，大家啼啼哭哭，嚷將出來，問道：是何事端？說个明白。捕人道：崇明解到海賊一起，有江溶名字，是个窩家，還問什麼事端。江老夫妻與女兒叫起撞天屈。

來，說道：自來不曾出外，那里認得什麼海賊，却不屈殺了平人。捕人道：不管屈不屈，到州裡分辨去。與我們無干，快些打發我們見官去。江老是个鄉子裡人，也不曉得盜情利害，也不曉得該怎的打發公差。合家只是一味哭，捕人每不見動靜，便發起狠來，道：老兒奸詐，家裡必有贓物，我們且搜一搜。衆人不管好歹，打進內裡，一齊動手，險些把地皮多翻了轉來，見了細軟，便藏匿了。江老夫妻女兒三口殺猪也似的，叫喊擗天倒地，價哭。捕人每揸拳裸手，耀武揚威，正在沒擺佈處，只見一个人躡將進來，喝道：有我在，此



此時要緊

不得無理，眾人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州裡顧提控。大家住手道：「提控來得正好，我們不要粗魯，但憑提控便是。」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提控救我一救，顧提控問道：「怎的起？」捕人拿牌票出來看，却是海賊指扳窩家巡捕衙裡來拿的。」提控道：「賊指的事，多出仇口。此家良善，明是冤屈，你們為我面上，須要周全一分。」捕人道：「提控在此，誰敢多話？」只要分付我們一面打點見官，便是。」提控即便主張江老支持酒飯魚肉之類，擺了滿桌，任他每狼飡虎嘍，喫个盡情。又摸出幾兩銀子做差使錢。眾捕人道：「提控分付，我每也不

若是他人  
即于此時  
埋伏圖女  
根脚矣

好推辭，也不好較量權且收着。凡百看提控面上，不難為他，便了。提控道：「列位別無幫襯處，只求遲帶到一日，等我先見官人替他分訴一番，做个道理。然後投牌，便是。」列位盛情，捕人道：「這個當得奉承。」當下江老隨捕人去了。提控轉身安慰他母子道：「此事只要破費，湏有分辨處，不妨大事。」母子啼哭道：「全仗提控搭救，則个。」提控道：「且關好店門，安心坐着，我自做道理去。」出了店門，進城來一逕到州前來，見捕盜廳官人道：「顧某有个下處主人江溶，是个良善人戶，今被海賊所扳，想必是仇家陷害，望乞爺臺為顧某薄面，



周全則个捕官道此乃堂上公事我也不好自專提控道堂上老爺顧某自當稟明只望爺臺這裡帶到時寬他這一番拷究捕官道這個當得奉命湏臾知州升堂顧提控覷个堂事空便跪下稟道吏典平日伏侍老爺並不敢有私情冒稟今日有个下處主人江溶被海賊誣扳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戶必是仇家所陷故此斗胆稟明望老爺天鑒之下超豁無辜若是吏典虛言妄稟罪該萬死知州道盜賊之事非同小可你敢是私下受人買囑替人講解麼提控叩頭道吏典若有此等情弊老爺日後必然知道吏典

會話

情愿交罪知州道待我細審也聽不得你一面之詞提控道老爺細審二字便是無辜超生之路了復叩一頭走了下來想道官人方纔說聽不得一面之詞我想人衆則公明日約同同衙門幾位朋友大家稟一聲必然聽信是日拉請一般的十數个提控到酒館中坐一坐把前事說了求衆人明日幫他一說衆人平日與顧提控多有往來無有不依的次日捕人已將江溶解到捕廳捕廳因顧提控面上不動刑法竟送到堂上來正值知州投文挨牌唱名點到江溶名字顧提控站在旁邊又跪下來稟道這江溶即是

便宜多了



小吏典昨日所稟過的，果是良善人戶，中間必有冤情。望老爺詳察。知州作色道：你兩次三回替人辨白，莫非受了賄賂，故敢大胆提控叩頭道。老爺當堂明查，若不是小吏典下處主人，及有賄賂情弊，打死無怨。只見衆吏典多跪下來稟道：委是顧某主人，別無情弊。衆吏典敢百口代保。知州平日也曉得顧芳行徑，是個忠直小心的人，心下有幾分信他的。說道：我審時自有道理，便問江溶這夥賊人，扳你，你平日曾認得一兩個否？江老兒叩頭道：爺爺，小的若認得一個，死也甘心。知州道：他們有人認得你否？江老兒道：

這個小的，雖不知想來也未必認得小的。知州道：這一個不難，喚一個皂隸過來，教他脫下衣服，與江溶穿了，扮做了皂隸，却叫皂隸穿了江溶衣服，扮做了江溶，分付道：等強盜執着江溶時，你可替他折證，看他認得認不得皂隸。依言，與江溶更換停當，然後帶出監犯來。知州問賊首道：江溶是你窩家麼？賊首道：爺爺，正是。知州敲着氣拍，故意問道：江溶怎麼說？這個皂隸扮的江溶，假着口氣道：爺爺，並不干小人之事。賊首看着江溶，那里曉得不是一口指着道：他住在城外，倚着賣餅爲名，專一窩着我每贓物，怎生賴



此一反跌  
更妙

得皂隸道，爺爺冤枉小的，不曾認得他的。賊首道：怎生不認得我們，長在你家喫餅，某處賍若干，某處賍若干，多在你家，難道忘了？知府明知不是，假意說道：江溶是窩家，不必說了，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一手指着真江溶，扮皂隸的道：我這個皂隸也，叫得江溶，敢怕是他麼？賊首把皂隸一看，那里認得，連喊道：爺爺是賣餅的江溶，不是皂隸。江溶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這個賣餅的江溶，可是了麼？賊首道：正是這個。知州冷笑了一聲，連敲氣拍兩三下，指着賊首道：你這殺剛不盡的奴才，自做了反事，又受人買囑，扳陷

良善，賊首連喊道：這江溶果是窩家，一些不差。爺爺知州喝叫掌嘴，打了十來下。知州道：還要嘴強，早是我先換過了，試驗虛實，險些兒屈陷平民，這個是我皂隸周才，你却認做了江溶，就信口扳殺他，這個扮皂隸的，正是賣餅江溶，你却不認得，就說道無干，可知道你受人買囑來害江溶，元不曾認得江溶的麼？賊首低頭無語，只叫小的該死。知州叫江溶與皂隸仍舊換過了衣服，取夾棍來，把賊首夾起，要招出買他指扳的人來。賊首是頑皮賴肉，那里放在心上，任你夾打，只供稱是因見江溶殷實，指望扳賠賍物。



呂文穆不願知誦者姓名同見

是實別無指使知州道眼見得是江溶仇家所使無得可疑今這奴才死不肯招若必求其人他又耍信口誣害反生株連我只釋放了江溶不根究也罷江溶叩頭道小的也不願曉得害小的的仇人省得中心不忘冤冤相結知州道果然是个忠厚人提起筆來把名字注銷喝道江溶無干直趕出去當下江溶叩頭不止皂隸連喝快走江溶如籠中放出飛鳥歡天喜地出了衙門衙門裡許多人撮空叫喜擁住了不放又虧得顧提控走出來把幾句話解散開了衆人一同江溶走回家來江老兒一進門便喚過妻女

來道快來拜謝恩人這番若非提控荅救險些兒相見不成了三個人拜做一堆提控道自家家裡應得出力况且是知州老爺神明做主與我無干快不要如此江嬖嬖便問老兒道怎生回來得這等撇脫不曾吃虧麼江老兒道兩處俱仗提控先說過了並不動一些刑法天字號一場官司今沒一些干涉竟自平淨了江嬖嬖千恩萬謝提控立起身來道你們且慢慢細講我還要到衙門去謝謝官府去當下提控作別自去了江老送了出門回來對嬖嬖說正是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誰想遭此一場飛來橫禍若



非提控出力性命難保今雖然破費了些東西幸得太平無事我每不可忘了恩德怎生酬報得他便好。嬖嬖道我家家事向來不見怎的只好度日不知那裏動了人眼被天殺的暗算招此非灾前日衆捕人一番擄掠很如打劫一般細軟東西盡被抄扎過了今日有何重物謝得提控大恩江老道便是沒東西難處就湊得些少也當不得數他也未必肯受怎麼好嬖嬖道我到有句話商量女兒年一十七歲未曾許人我們這樣人家就許了人不過是村莊人戶不若送與他做了妾扳他做个女婿支持門戶也免得

外人欺侮可不好江老道此事到也好只不知女兒肯不肯嬖嬖道提控又青年他家大娘子又賢惠平日極是與我女兒說得來的敢伯也情愿遂喚女兒來把此意說了女兒道此乃爹娘要報恩德女兒何惜此身江老道雖然如此提控是个近道理的人若與他明說必是不從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門拜謝以後就畱下女兒在彼他便不好推辭得嬖嬖道言之有理當下三人計議已定拿本曆日來看來日上吉次日起早把女兒裝扮了江老夫妻兩個步行女兒乘着轎擡進城中竟到顧家來提控夫妻接了



進去問道何事光降江老道老漢承提控活命之恩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門拜謝提控夫妻道有何大事直得如此且勞煩小娘子過來一發不當江老道老漢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告老漢前日若是受了非刑死于獄底留下妻女不知流落到甚處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無恩可報止有小女愛娘今年正十七歲與老妻商議送來與提控娘子舖床疊被做個箕帚之妾提控若不棄嫌龕醜就此俯畱老漢夫妻終身有托今日是个吉日一來到此拜謝二來暫送小女上門提控聽罷正色道老丈說那里話顧某若

真忠厚有  
心人

做此事天地不容提控娘子道難得老伯伯乾娘妹妹一全到此且請過小飯有話再說提控一面分付厨下擺飯相待飲酒中間江老又把前話提起出位拜提控一拜道提控若不受老漢之托老漢死不瞑目提控情知江老心切暗自想道若不權且應承此老必不肯住又去別尋事端謝我反多事了且依着他言語我日後自有處置飯罷江老夫妻起身作別分付女兒留任道你在此伏侍大娘愛娘含羞忍淚應了一聲提控道休要如此說荆妻且權留小娘子盤桓幾日自當送還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時門面



惟人心如此愈見不染之難

說話兩下心照罷了，兩口兒去得，提控娘子便請愛娘到裡面自己房裡坐了，又擺出細菓茶品請他分付走使了，鬟鋪設好了一間小房，一床被臥，連提控娘子心裡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他本是个大賢惠，不撚酸的人，又平日喜歡着愛娘，故此是件周全停當，只等提控到晚受用，正是

一朶鮮花好護持，  
芳菲只待賞花時。  
惜處重將帷幙施，  
等閒未動東君意。

誰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裡來睡了，不到愛

娘處去，提控娘子問道：你為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莫要忌我，提控道：他家不幸遭難，我為平日往來出力救他，今他把女兒謝我，我若貪了女色，是乘人危處，遂我欲心，與那海賊指扳，應捕搶擄，肚腸有何兩樣，顧某雖是小小前程，若壞了行止，永遠不吉，提控娘子見他說出况來，知是真心，便道：果然如此，也是你的好處，只是日間何不力辭脫了，反又留在家中，做甚，提控道：江老兒是老實人，若我不允女兒之事，他又剜肉做瘡，別尋道路謝我，反為不美，他女兒平日與你相愛，通家姊妹，留下你處住幾日，這却無



真正有心  
人不止忠  
厚

空燕唾

妨我意欲就此看个中意的人家子弟替他尋下一頭親事成就他終身結果也是好事所以一時不辭他去原非我自家有意也提控娘子道如此却好當夜無詞自此江愛娘只在顧家住提控娘子與他如同親姐妹一般甚是看待得好他心中也時常打點提控到他房裡的怎知道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直待他年榮貴後

方知今日不為差

提控只如常相處並不曾起一毫邪念說一句戲話連愛娘房裡脚也不躡進去一步愛娘初時疑惑後

來也不以為怪了提控衙門事多時常不在家裡匆匆過了一月有餘忽一日得閑在家中對娘子道江小娘在家初意要替他尋个人家急切裡湊不着巧而今一月多了久畱在此也覺不便不如備下些禮物送還他家他家父母必然問起女兒相處情形他曉得我心事如此自然不來強我了提控娘子道說得有理當下把此意與江愛娘說明了就備了六个盆盤又將出珠花四朵金耳環一雙送與江愛娘插戴好一乘轎着个從人逕送到江老家裡來江老夫妻接着轎子曉得是顧家送女兒回家心裡疑道為



河叫他獨自個歸來問道提控在家麼從人道提控不得工夫來多多拜上阿爹這幾時有慢了小娘子今特送還府上江老見說話蹺蹊反懷着一肚子鬼胎道敢怕有甚不恰當處忙忙領女兒到裡邊坐了同嫵嫵細問他這一月的光景愛娘把顧娘子相待甚厚并提控不進房不近身的事說了一遍江老呆了一晌道長要來問个信自從爲事之後生意淡薄窮忙沒有工夫又是素手不好上門欲待央个人來急切裡沒便處只道你一家和睦無些別話誰想却如此行徑這怎麼說嫵嫵道敢是日子不好與女兒

老嫵見識

無緣法得个人解禳解禳便好江老道且等另揀个日子再送去又做處愛娘道據女兒看起來這個提控不是貪財好色之人乃是个正人君子我家強要謝他他不好推辭得故此權畱這幾時誓不玷污我身今既送了歸家自不必再送去江老道雖然如此他的恩德畢竟不曾報得反住在他家打攪多時又加添禮物送來難道便是這樣罷了還是改日再送去的是愛娘也不好阻當只得憑着父母說罷了過了兩日江老夫妻做了些餅食買了幾件新鮮物事辦着十來个盒盤一罈泉酒僱个擔夫挑了又是一



乘轎擡了女兒，畱下嫫嫫看家。江老自家伴送過顧家來，提控迎着江老。江老道：「其來意，提控作色道：『老丈，難道不曾問及令愛來？顧某心事，唯天可表。老丈何不見諒如此？此番決不敢相畱，盛惠謹領。』令愛不及款接，原轎請回。改日登門拜謝。」江老見提控詞色嚴正，方知女兒不是誑語，連忙出門止住來轎，叫他仍舊擡回家去。提控畱江老轉去茶飯。江老也再三辭謝，不敢叨領。當時別去。提控轉來受了禮物，出了盆盤，打發了脚擔錢，分付多謝去了。進房對娘子說：「江老今日復來之意，娘子道：『這個便老沒正經，難道

老成之見  
忠厚之心

前番不諧，今番有再諧之理，只是難爲了愛娘。又來一番，不曾會得一會去。提控道：「若等他下了轎，接了進來，又多一番事了。不如決絕回頭了。的是這老兒真誠，却不見機。既如此，把女兒相躔。此後往來到也，要稀疎了些。外人不知，就裡惹得造下議論來，反害了女兒終身。是要好成歡了。娘子道：『說得極是。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與江家往來得密了。那江家原無甚麼大根基，不過生意濟楚，自經此一番橫事，剝削之後，家計蕭條下來。自古道：『人家天做運來時，撞着就是趁錢的火，燄也似長起來；運退時，撞着就



是折本的，潮水也似退下去，江家悔氣頭裡，連五熱行裡生意多不濟了，做下餅食，常管五七日不發市，就是餿蒸氣了，餵豬狗也不中，你道爲何如此？先前爲事時不多幾日，只因驚怕了，自女兒到顧家去後，關了一個多月，多店門不開，主顧家多生疎，改向別家去，就便拘不轉來，況且窩盜爲事，聲名揚開去，不好聽，別人不管好歹，信以爲實，就怕來纏帳，以此生意冷落，日喫日空，漸漸支持不來，要把女兒嫁個人家，思量靠他過下半世，又高不湊，低不就，光陰眨眼，一錯就是論年，女兒也大得過期了，忽一日，一個徽州

商人經過，偶然間瞥見愛娘顏色，訪問隣人，曉得是賣餅江家，因問可肯與人家爲妾？否？隣人道：往年爲官事時，曾送與人做妾，那家行善事，不肯受，還了的，做妾的事，只怕也肯，徽商聽得此話去，央個熟事的媒婆到江家來說此親事，只要事成，不惜重價，媒婆得了口氣，走到江家，便說出徽商許多富厚處，情愿出重禮，聘小娘子爲偏房，江老夫妻正在喉急頭上，見說得動火，便問道：討在何處去的？媒婆道：這個朝奉只在揚州開當中，鹽大孺人自在徽州家裡，今討去做二孺人，住在揚州當中，是兩頭大的，好不受用。



亦且路不多遠，江老夫妻道：肯出多少禮，媒婆道：說過只要事成，不惜重價，你每能要得多少，那富家心性，料必勾你每心下的，憑你們討禮罷了。江老夫妻商量道：你我心下不割捨得女兒，欲待留下他，遇不着這樣好主，有心得把與別處人去，多討得些禮錢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是必要他三百兩，不可少了。商量已定，對媒婆說過。媒婆道：三百兩忒重些。江嫗嫗道：少一釐，我也不肯。媒婆道：且替你們說說看，只要事成後，謝我多些兒。三個人盡說：三百兩是一大主財物，極頂價錢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重，二

三百金之物，那里在他心上。一說就允，如數下了財禮。揀个日子，娶了過去，開船往揚州。江愛娘哭哭啼啼，自道終身不得見父母了。江老雖是賣去了女兒，心中悽楚，却幸得了一主大財，在家別做生理不題。却說顧提控在州六年，兩考後滿，例當赴京聽考。吏部點卯過，撥出在韓侍郎門下辦事。劾勞那韓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見提控謹厚小心，儀表可觀也。自另眼看他，時畱在衙前聽候差使。一日侍郎出去拜客，提控不敢擅離衙門左右，只在前堂伺候歸來，等了許久，侍郎又往遠處赴席，一時未還。提控等



得不耐煩、困倦起來、坐在檻上打盹、朦朧睡去、見空中雲端裡黃龍現身、彩霞一片、映在自己身上、正在驚看之際、忽有人蹴他起來、颯然驚覺、乃是後堂傳呼、高聲喝、夫人出來、提控倉惶失措、連忙趨避不及、夫人步至前堂、親看見提控荒遽走出之狀、着人喚他轉來、提控自道失了禮度、必遭罪責、趨至庭中跪倒、俯伏地下、不敢仰視、夫人道、擡起頭來、我看提控不敢放肆、畧把頸子一伸、夫人看見道、快站起來、你莫不是太倉顧提控麼、爲何在此、提控道、不敢、小吏顧芳實是太倉人、考滿赴京、在此辦事、夫人道、你認

得我否、提控不知甚麼緣故、摸個頭路不着、不敢答應一聲、夫人笑道、妾身非是別人、即是賣餅江家女兒也、昔年徽州商人娶去、以親女相待、後來嫁與韓相公爲次房正夫人、亡逝、相公立爲繼室、今已受過封誥、想來此等榮華、皆君所致也、若是當年非君厚德、義還妾身、今日安能到此地位、妾身時刻在心、正恨無繇補報、今天幸相逢於此、當與相公說知、就裡少圖報效、提控聽罷、恍如夢中一般、偷眼覷着堂上夫人、正是江家愛娘、心下道、誰想他却有這個地位、又尋思道、他分明賣與徽州商人做妾了、如何却嫁



得與韓相公方纔聽見說徽商以親女相待這又不  
知怎麼解說當下退出外來私下偷問韓府老都管  
方知事體備細當日徽商娶去時節徽人風俗專要  
鬧房炒新郎凡親戚朋友相識的在任處所在聞知  
娶親就携了酒棹前來稱慶談話之間名為祝頌實  
半帶笑耍把新郎灌得爛醉方以為樂是夜徽商醉  
極講不得甚麼雲雨勾當在新人枕畔一覺睡倒直  
至天明朦朧中見一个金甲神人將瓜鎚撲他腦蓋  
一下蹴他起來道此乃二品夫人非凡人之配不可  
造次胡行若違我言必有大咎徽商驚醒覺得頭疼

異常只得扒了起來自想此夢稀奇心下疑惑平日  
最信的是關聖靈籤梳洗畢開个隨身小匣取出十  
个錢來對空虔誠禱告看與此女緣分何如卜得个  
乙戌乃是第十五籤籤曰

兩家門戶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消息

却調琴瑟向蘭房

詳了籤意疑道既明說不是姻緣了又道直待春風  
却調琴瑟難道放着見貨等待時來不成心下一發  
糊塗再繳一籤卜得个辛丙乃是第七十三籤籤曰  
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報信音乖



癡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得了這籤、想道此籤說話明白、分明不是我的姻緣、不能到底的了、夢中說有二品夫人之分、若把來另嫁與人、看是如何、禱告過、再卜一籤、得了个丙庚、乃是第二十七籤、籤曰

世間萬物各有主

一粒一毫君莫取

英雄豪傑本天生

也須步步循規矩

徽商看罷道、籤句明白如此、必是另該有个主、吾意決矣、雖是這等說、日間見他美色、未免動心、然但是有些邪念、便覺頭疼、到晚來走近床邊、愈加心神恍惚、

惚頭疼難支、徽商想道、如此蹺蹊、要見夢言、可據籤

語分明、萬一破他女身、必為神明所惡、不如放下念

頭、認他做个乾女兒、尋个人嫁了他、後來果得富貴、

也不可、遂把此意對江愛娘說道、在下年四十餘

歲、與小娘子年紀不等、况且家中原有大孺人、今揚

州典當內、又有二孺人、前日只因看見小娘子生得

貌美、故此一時聘娶了來、昨晚夢見神明說、小娘子

是个貴人、與在下非是配偶、今不敢胡亂、辱莫了小

娘子、在下癡長一半年紀、不若認義為父女、等待尋

个好姻緣、配着圖个往來、小娘子意下何如、江愛娘

此商亦有一段後緣  
故決此意  
若強然冒  
行必得奇  
調



聽見說不做妾做女有甚麼不肯處。答應道：但憑尊意。只恐不中擡舉。當下起身插燭也似拜了徽商四拜。以後只稱徽商做爹爹。徽商稱愛娘做大姐。各床而睡。同行至揚州當裡。只說是路上結拜的朋友。女兒託他尋人家的。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尋親事。正是春初時節。恰好湊巧。韓侍郎帶領家眷上任。舟過揚州。夫人有病。要娶个偏房。就便伏侍夫人。停舟在關下。此話一聞。那些做媒的如蠅聚羶。來的何止三四十起。各處尋將出來。多看得不中意。落末有个人說：徽州當裡有个乾女兒。說是太倉州來的。模樣絕美。也是肯與人爲妾的。問問也好。其間就有媒婆叨攬去。當裡來說：元來徽州人有个僻性。是烏紗帽。紅綉鞋。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餘諸事。慳吝了。聽見說个韓侍郎娶妾。先自軟攤了半邊。自誇夢兆有准。巴不得就成了。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已女兒。不爭財物。反賠嫁裝。只貪个紗帽。往來便自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說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段足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

是徽人行

了。聽見說个韓侍郎娶妾。先自軟攤了半邊。自誇夢兆有准。巴不得就成了。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已女兒。不爭財物。反賠嫁裝。只貪个紗帽。往來便自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說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段足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



官船上來，侍郎與夫人看見人物標致，更加禮儀齊備，心下喜歡，另眼看待。到晚雲雨之際，儼然身是處子，一發敬重，一路相處，甚是相得。到了京中，不料夫人病重不起，一應家事盡屬愛娘掌管。愛娘處得井井有條，勝過夫人在日，內外大小無不喜歡。韓相公得意，揀个吉日立為繼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竟將江氏入冊報去，請下了夫人封誥。從此內外俱稱夫人了。自從做了夫人，心裡常念先前嫁過兩處，若非多遇着好人，怎生保全得女兒之身。致今日有此享用，那徽商認做乾爺，兀自往來不絕，不必說起。只不

知顧提控近日下落，忽然堂前相遇，恰恰正在門下走動，正所謂

一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夫人見了顧提控，返轉內房等候。侍郎歸來，對侍郎說道：妾身有个恩人，沒路報效，誰知却在相公衙門中服役。侍郎問是誰人，夫人道：即辦事吏顧芳是也。侍郎道：他與你有何恩處？夫人道：妾身原籍太倉人，他也是太倉州吏，因妾家裡父母被盜，扳害得他救解，幸免大禍。父母將身酬謝，堅辭不受，強留在彼。他與妻子待以賓禮，誓不相犯，獨處室中一月，以禮送



侍郎身試  
可信故此  
段轉加感  
激不然難  
免于疑矣

二刻驚奇

卷十五

歸後來過繼與徽商為女得有今日豈非恩人侍郎  
大驚道此柳下惠魯男子之事我輩所難不道掾吏  
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不可埋沒了他竟將其事  
寫成一本奏上 朝廷本內大畧云

竊見太倉州吏顧芳暴白寃事俠骨著于公庭峻  
絕謝私貞心矢乎暗室品流雖賤衣冠所難合行  
特旌以章篤行

孝宗見奏大喜道世間那有此等人即召韓侍郎面  
對問其詳細侍郎一一奏知 孝宗稱歎不置侍郎  
道此皆 陛下中興之化所致應與表揚 孝宗道

何止表揚其人堪為國家所用今在何處侍郎道今  
在京中考滿撥臣衙門辦事 孝宗回顧內侍命查  
那部裡缺司官司禮監秉筆內監奏道昨日吏部上  
本禮部儀制司缺主事一員 孝宗道好好禮部乃  
風化之原此人正好即御批顧芳除補吏部知道韓  
侍郎當下謝恩而出侍郎初意不過要將他旌表一  
番與他个本等職銜夢裡也不料聖意如此嘉獎驟  
與殊等美官真个喜出望外出了朝中竟回衙來說  
與夫人知道夫人也自歡喜不勝謝道多感相公為  
妾報恩妾身萬幸侍郎看見夫人歡喜心下愈加快



活忙叫親隨報知顧提控，提控聞報，猶如地下陞天，還服着本等衣服，隨着親隨進來，先拜謝相公侍郎，不肯受禮道：「如今是朝廷命官，自有體制，且換了冠帶謝恩之後，然後私宅少敘。」不遲，須臾便有禮部衙門人來伺候，伏侍去到鴻臚寺報了名次。早午門外謝了聖恩，到衙門到任，正是

昔年蕭主吏

今日叔孫通

兩翅何曾異

只是錦袍紅

當日顧主事完了衙門裡公事，就穿着公服，竟到韓府私宅中來拜見侍郎。顧主事道：「多謝恩相提携，在

皇上面前極力薦舉，故有今日。此恩天高地厚，韓侍郎道：「此皆足下陰功浩大，以致聖主寵眷，非常得此殊典。老夫何功之有？」拜罷，主事請拜見夫人，以謝推許大恩。侍郎道：「賤室既忝同鄉，今日便同親戚傳命請夫人出來相見。」夫人見主事，兩相稱謝，各拜了四拜。夫人進去治酒，是日侍郎款待主事，盡歡而散。夫人又傳問顧主事離家在幾時，父母的安否，下落。顧主事回答道：「離家一年，江家生意如常，却幸平安無事。侍郎與顧主事商議，待主事三月之後，給个假限回籍，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婦。」顧主事領命，果然給



二刻驚奇  
假衣錦回鄉，鄉人無不稱羨。因往江家拜候，就傳女兒消息。江家喜從天降，主事假滿，携了妻子回京。復任就分付二號船裡，着落了江老夫婦到京相會。一家歡欣無極。自此侍郎與主事通家往來，儼如伯叔子姪一般。顧家大娘子與韓夫人愈加親密，自不必說。後來顧主事三子皆讀書登第，主事壽登九十五歲，無病而終。此乃上天厚報善人也。所以奉勸世間行善，原是積來自家受用的。有詩為證。

美色當前誰不慕，  
若使偶然通一笑，  
况是酬恩去復來，  
何緣椽吏入容臺。

卷終

二刻驚奇卷之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失還魂牙僧索刺命。

詩云：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多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

這首詩，乃是令狐謨所作。他隣近有個烏老家，資巨萬，平時奸貪不義，死去三日，重複還魂。問他緣故，他說死後虧得家裡廣作佛事，多燒楮錢，冥官大喜，所以放還。令狐謨聞得，大為不平道：「我只道只有陽世，



造業者恃  
有此耳

間貪官污吏受財枉法賣富差貧豈知陰間也自如  
此所以做這首詩後來冥司追去要治他謗誣之罪  
被令狐譔是長是短辨析一番冥司道他持論甚正  
放教還魂仍追烏老置之地獄蓋是世間沒分割處  
的冤枉盡擗到陰司裡理直若是陰司也如此糊塗  
富貴的人只消作惡造業到死後分付家人多做些  
功果多燒些楮錢便多退過了却不與陽間一樣沒  
分曉所以令狐生不伏有此一詩其定陰司報應一  
毫不差的宋淳熙年間明州有個夏主簿與富民林  
氏共出本錢買撲官酒坊地店做那沽拍生理夏家

出得本錢多些林家出得少些却是經紀營運盡是  
林家家人主當夏家只管在裡頭照本算帳分此乾  
利錢夏主簿是個忠厚人不把心機提防指望積下  
幾年總收利息雖然零碎支動了些攏統算着還該  
有二千緡錢多在那里若把銀算就是二千兩了去  
到林家取討時林家到店管帳的共有八個你推我  
推只說算帳未清不肯付還討得急了兩番林家就  
說出沒行止話來道我家累年價辛苦你家打點得  
自在錢正不知錢在那里哩夏主簿見說得蹊蹺曉  
得要賴他的只得到州裡告了一狀林家得知告了



何不還了  
夏家

笑道我家將猫兒尾拌猫飯喫，攪得將你家利錢折去了一半。官司好反是我贏的，遂將二百兩送與州官。連夜叫八個幹僕把簿籍盡情改造，數目字眼多換過了。反說是夏家透支了，也訴下狀來。州官得過了賄賂，那管青紅皂白，竟斷道夏家欠林家二千兩。把夏主簿收監追比。其時郡中有個劉八郎，名元人，叫他做劉元八郎。平時最有直氣，見了此事，大為不平。在人前裸臂揎拳的嚷道：吾鄉有這樣冤枉事，主簿被林家欠了錢告狀，反致坐監，要那州縣何用？他若要上司去告，指我作証，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等。

林家這些沒天理的，個個喫捧到一處，嚷一處。林家這八個人見他如此行徑，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公道上去不得，翻過案來商量道：劉元八郎是個窮漢，與他些東西買他口靜罷。就中推兩個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到旗亭中坐定。八郎問道：兩位何故見款？兩人道：仰慕八郎義氣，敢此沽一杯奉敬。酒中說起夏家之事，兩人道：八郎不要管別人家閑事，且只喫酒。酒罷，兩人袖中摸出官券二百道來，送與八郎道：主人林某曉得八郎家貧，特將薄物相助。以後求八郎不要多管。八郎聽罷，把臉兒漲得通紅，大怒起來。



道你每做這樣沒天理的事，又要把沒天理的東西，  
贓污我，我就餓死了，決不要這樣財物，嘆一口氣道，  
這等看起來，你每財多力大，夏家這件事，在陽世間，  
不能勾明白了，陰間也有官府，他少不得有剖雪處，  
且看且看，忿忿地叫酒家過來問道，我每三個喫了，  
多少錢鈔，酒家道，算該一貫八百文，八郎道，三個同，  
喫我該出六百文，就解一件衣服，到隔壁櫃上解當，  
了六百文錢，付與酒家，對這兩人拱拱手道，多謝，攜，  
帶我是清白漢子，不喫這樣不義無名之酒，大踏步，  
竟自去了，兩個人反覺沒趣，算結了酒錢，自散了，且

果是清白漢子

說夏主簿遭此無妄之災，沒頭沒腦的，被貪賍州官，  
收在監裡，一來是好人家出身，不曾受慣這苦，二來，  
被別人少了錢，反闕在牢中，心中氣壘，染了牢瘟病，  
將起來，家屬央人保領，方得放出，已病得八九分了，  
臨將死時，分付兒子道，我受了這樣冤恨，今日待死，  
凡是一向撲官酒坊公店，并林家欠錢帳目，與管帳，  
八人名姓，多要放在棺內，吾替他地府申辨去，纔死，  
得一月，林氏與這八個人，陸陸續續，盡得暴病而死，  
眼見得是陰間狀准了，又過一個多月，劉八郎在家，  
忽覺頭眩眼花，對妻子道，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



簿要我做對証勢必要死，奈我平時沒有惡業，對証過了，還要重生，且不可入歛，三日後不還魂，再作道理，果然死去兩日，活將轉來，拍手笑道：我而今纔出得這口惡氣。家人問其緣故，八郎道：起初見兩個公吏邀我去，走勾百來里路，到了一個官府去處，見一個綠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來，仔細一看，就是夏主簿，再三謝我道：煩勞八郎來此，這里文書都完，只要八郎畧一証明，不必憂慮。我擡眼看見丹墀之下，林家與八個管帳人共頂着一塊長枷，約有一丈五六尺長，九個頭齊齊露出在枷上，我正要消遣他，忽報

此處用助不着

王升殿了，吏引我去見過王道夏家事已明白，不須說得旗亭喫酒一節。明白說來，我供道：是兩人見招飲酒，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對左右嘆道：世上却有如此好人，須商議報答他，可檢他來算。吏稟他該七十元不少了丸歲，王道窮人不受錢，更爲難得，豈可不賞添他陽壽一紀，就着元追公吏送我回家。出門之時，只見那一駁連枷的人，趕入地獄裡去了，必然細細要償還他的料，不似人世間葫蘆提。我今日還魂，豈不快活也？後來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歲，無疾而終，可見陽世間有冤枉陰司事，再沒有不明白的，只是



這一件事，陰報雖然明白，陽世間欠的錢鈔，到底不會顯還得，未爲大暢。而今說一件，陽間賴了，陰間斷了，仍舊陽間還了，比這事說來好聽。

陽世全憑一張紙，是非顛倒多。因此

豈似幽中業鏡臺，半點欺心沒處使。

話說宋紹興年間，廬州合江縣趙氏村，有一個富民，姓毛，名烈，平日貪奸不義，一味欺心，設謀詐害。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百計設法，直到得上手纔住，掙得潑天也似人家，心裡不會有一毫止足。看見人家畧有些小罅隙，便在裡頭挑唆，干中取利，沒便宜不做。

真味相投

事其時，昌州有一個人，姓陳，名祈，也是個狠心不守分之人，與這毛烈十分相好。你道爲何？只因陳祈也有好大家事，他一母所生，還有三個兄弟，年紀多幼小，只是他一個年紀長成，獨掌家事，時常恐怕兄弟每大來，這家事須四分分開，要趨權在他手之時，做個計較，打些偏手，討些便宜。曉得毛烈是個極有算計的人，早晚用得他着，故此與他往來交好。毛烈也曉得陳祈有三個幼弟，却獨掌着家事，必有欺心。毛病他日可以在裡頭看景生情，得些漁人之利。所以兩下親密，語話投機，勝似同胞一般。一日陳祈對毛



烈計較道，吾家小兄弟們漸漸長大，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我枉替他們白做這幾時奴才，心不甘，伏怎麼處？毛烈道：大頭在你手裡，你把要緊好的藏起了些，不得。陳祈道：藏得的藏了，田地是露天盤子，須藏不得。毛烈道：只要會計較，要藏時，田地也藏得。陳祈道：如何計較藏地？毛烈道：你如今只推有甚麼公用將好的田地賣了去收銀子來藏了，不就是藏田地一般。陳祈道：祖上的好田好地，又不捨得賣掉了。毛烈道：這更容易，你只揀那好田地，少些價錢，權典在我這里，目下拿些銀子去用用，以後直等你們

爲已之業

弟兄已將見在田地四股分定了，然後你自將原銀在我處贖了去，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陳祈道：此言誠爲有見，但你我雖是相好，產業交關，少不得立個文書，也要用着個中人，纔使得。毛烈道：我家出入銀兩置買田產，大半是大勝寺高公做牙僧，如今這件事也要他在裡頭做個中見罷了。陳祈道：高公我也是相熟的，我去查明了田地，寫下了文書去要他着字便了。元來這高公法名智高，雖然是個僧家，到有好些不像出家人處，頭一件是好利，但是風吹草動，有些個賺得錢的，所在他就鑽的去了，所以囊



豈信人話  
焉

二刻驚奇

卷之十六

鉢充盈經紀慣熟大戶人家做中做保到多是用得他着的分明是個沒頭髮的牙行毛家債利出入好此經他的手就是做過幾件欺心事體也有與他首尾過來的陳祈因此央他做了中將田立券典與毛烈因要後來好贖十分不典他重價錢只好三分之一做個交易的意思罷了陳祈家裡田地廣有非止一處但是自家心裡貪着的便把來典在毛烈處做後門如此一番也累起本銀三千多兩了其田足值萬金自不消說毛烈放花作利已此便宜得多了只爲陳祈自有欺心所以情愿把便宜與毛烈得了去

何不便宜  
了兄弟

以後陳祈母親死過他將見在戶下的田產分做四股把三股分與三個兄弟自家得了一股兄弟們不曉得其中委曲見眼前分得均平多無說話了過了幾時陳祈端正起贖田的價銀徑到毛烈處取贖毛烈笑道而今這田却不是你獨享的了陳祈道多謝主見高妙今兄弟們皆無言可說要贖了去自管隨將原價一一交明毛烈照數收了將進去交與妻子張氏藏好此時毛烈若是個有本心的就該想着出的本錢原輕收他這幾年花息便宜多了今有了本錢自該還他去有何可說誰知狠人心性却又不然

卷之十六

尚友堂



道這田總是欺心來的，今贖去獨吞，有好些放不過。他就起個不良之心，出去對陳祈道：原契在我拙荆處，一時有些身子不快，不便簡尋。過一日，還你罷。陳祈道：這等寫一張收票與我。毛烈笑道：你曉得我寫字不大便當，何苦難我？我與你甚樣交情，何必如此待一、二日間，番出來就送還罷了。陳祈道：幾千兩往來，不是取笑，我交了這一主大銀子，難道不要討一此把柄回去？毛烈道：正爲幾千兩的事，你交與我了，又好賴得沒有不成，要甚麼把柄？老兄忒過慮了。陳祈也托大道：是毛烈平日相好，其言可信，料然無事。

有錢者大  
都無字

隔了兩日，陳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毛烈還推道：一時未尋得出。又隔了兩日去取，毛烈躲過，竟推道不在家了。如此兩番，陳祈走得不耐煩，再不得見毛烈之面，纔有些着急起來。走到大勝寺高公那里去商量，要他去問問毛烈下落。高公推道：你交銀時，不曾通我知道，我不好管得。陳祈沒奈何，只得又去伺候。毛烈一日撞見了，好言與他取券。毛烈冷笑道：天下欺心事，只許你一個做你，將衆兄弟的田，偷典我處。今要出去自吞，我便公道欺心，再要你多出兩千，也不爲過。陳祈道：原只典得這些，怎要我多得？毛烈道：



毛烈惡矣  
以之處陳  
新亦快

二刻驚奇 卷之十一  
不與我我也不還你券你也管田不成陳祈大怒道  
前日說過的說話怎到要詐我起來當官去說也只  
要的我本錢毛烈道正是正是當官說不過時還你  
罷了陳祈一念之氣歸家寫張狀詞竟到縣裡告了  
毛烈當得毛烈預先防備這着的先將了些錢鈔去  
尋縣吏丘大送與他了求照管此事丘大領諾比及  
陳祈去見時丘大先自裝腔了問其告狀本意陳祈  
把寔情告訴了一遍丘大只是搖頭道說不去許多  
銀兩交與他了豈有沒個執照的理教我也難幫襯  
你陳祈道因為相好的不防他欺心不會討得執照

今告到了官全要提控說得明白丘大含糊應承了  
却在知縣面前只替毛烈說了一邊的話又替毛家  
送了此孝順意思與知縣了知縣聽信到得兩家聽  
審時毛烈把交銀的事一口賴定陳祈其寔一些執  
照也拿不出知縣聲口有些向了毛烈陳祈發起極  
來在知縣面前指神罰呪知縣道就是銀子有的當  
官只憑文券既沒有文券把甚麼做憑據斷還得你  
分明是一刻混賴倒把陳祈打了二十個竹篋問了  
不合圖賴人罪名量夾脊杖這三千銀子只當丟去  
東洋大海竟沒說處陳祈不服又到州裡去告准了



及至問起來，知是縣間問過的，不肯改斷，仍復照舊。又到轉運司告了，批發縣間一發，是原問衙門，只多得一番紙筆，有甚麼相干，落得費壞了脚手，折掉了盤纏。毛烈得了便宜，暗地喜歡，陳祈失了銀子，又喫打喫斷，竟沒處伸訴。正所謂

渾身似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欺心又遇狠心人

賊偷落得還賊沒

看官，你道這事多，只因陳祈欺瞞兄弟，做這等奸計，故見得反被別人賺了，也是天有眼力，處却是毛烈如此欺心，難道銀子這等好使的，不成，不要性急，還

世間事每如此

此時亦知有神乎

有話在後頭，且說陳祈受此冤枉，沒處叫撞天屈，氣忿忿的無可擺佈，宰了一口豬，一隻雞，買了一對魚，一壺酒，左近邊有個社公祠，他把福物拿到祠裡擺下了，跪在神前道：小人陳祈，將銀三千兩，與毛烈贖田，毛烈收了銀子，賴了券書，告到官司，反問輸了小人，小人沒處申訴，天理昭彰，神目如電，還是毛烈賴小人的，小人賴毛烈的，是必三日之內，求個報應，扣了幾個頭，含淚而出，到家裡，晚上得一夢，夢見社神來對他道：日間所訴我，雖曉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到東嶽行宮，訴告，自然得理。次日，陳祈寫了一張黃



紙捧了一對燭，一股香，竟望東嶽行宮而來。進得廟門，但見殿宇巍峩，威儀整肅。離婁左視，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右邊聽九幽，直同耳畔。草叅亭內，爐中焚百合明香，祝獻臺前案上，放萬靈杯。玆夜聽泥神聲，喏朝聞木馬號嘶，比岱宗具體而微。雖行館有呼，必應若非真正寃情事，敢到莊嚴法相前。陳祈啣了一天怨忿，一步一拜，拜上殿來，將心中之事，是長是短，照依在社神面前時一樣表白了一遍。只聽得幡帷裡面彷彿有人聲到耳朶內道：「可到夜

平素欺心者亦宜畏

間來，陳祈喫了一驚，曉得靈感，急急站起，走了出來。候到天色晚了，陳祈是氣忿在胸之人，雖是幽暗陰森之地，並無一些畏怯，一直走進殿來，將黃紙狀在燭上點着火燒在神前爐內了。照舊通誠拜禱已畢，又聽得隱隱一聲道：「出去。」陳祈親見如此神靈，明知必有報應，不敢再賣，悚然歸家。此時是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陳祈時時到毛烈家邊去打聽。過了三日，只見說毛烈死了。陳祈曉得蹊蹺，去訪問隣舍間，多說道：「毛烈走出門首，撞見一個着黃衣的人，走入門來，揪住毛烈，奔脫望裡面飛也似跑，口裡喊道：『有个



黃衣人捉我多來救救說不多幾句倒地就死從不見死得這樣快的陳祈口裡不說心裡暗暗道是告的陰狀有應現報在我眼裡了又過了三日只見有人說大勝寺高公也一時卒病而死陳祈心裡疑惑道高公不過是原中也死在一時看起來莫不要陰司中對這件事麼不覺有些恍恍惚惚走到家裡就昏暈了去少頃醒將轉來分付家人道有兩個人追我去對毛烈事體聞得說我陽壽未盡未可入殮你們守我十來日着敢怕還要轉來分付畢即倒頭而臥口鼻俱已無氣家人依言不敢妄動呆呆守着自

不必說且說陳祈隨了來追的人竟到陰府果然毛烈與高公多先在那里了一同帶見判官判官一點名過了問道南嶽發下狀來毛烈賴了陳祈三千銀兩這怎麼說陳祈道是小人與他贖田他親手接受後來不肯還原券竟賴道沒有小人在陽間與他爭訟不過只得到南嶽大王處告這狀的毛烈道判爺休聽他胡說若是有銀與小人時須有小人收他的執照判官笑道這是你陽間哄人可以借此厮賴指着毛烈的心道我陰間只憑這個要甚麼執照不執照毛烈道小人其寔不曾收他的判官叫取業鏡

所以陰司公道



過來、旁邊一個吏就拿着銅盆大一面鏡子來照着毛烈、毛烈、陳祈與高公三人一齊看那鏡子裡面只見裡頭照出陳祈交銀、毛烈接受進去付與妻子張氏、張氏收藏是那日光景、宛然見在判官道你看我這里可是要甚麼執照的麼、毛烈沒得開口、陳祈合着掌向空裡道、今日纔表明得這件事、陽間官府要他做甚麼、幹高公也道、元然這銀子果然收了、却是毛大哥不通、當下判官把筆來寫了些甚麼就帶了三人到一個大庭內、只見旁邊列着兵衛甚多、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麼人、遠望去是冕旒衮袍的王者

此處瞞不過了心不  
易欺也

判官走上去說了一回、殿上王者大怒、叫取枷來、將毛烈枷了、口裡大聲分付道、縣令聽決不公、削去已後官爵、縣吏丘大火焚其居、仍削陽壽一半、又喚僧人智高問道、毛烈欺心事與你商同的麼、智高道、起初典田時、曾在裡頭做交易中人、以後事体多不知道、又喚陳祈問道、贖田之銀、固是毛烈要賴欺心、將田出典的緣故、却是你的欺心、陳祈道、也是毛烈教道的、王者道、這個推不得、與智高僧人做牙僧一樣、該量加罰治、兩人俱未合死、只教陽世受報、毛烈作業尚多、押入地獄受罪、說畢、只見毛烈身邊就有許



多牛頭夜叉手執鐵鞭鐵棒趕得他去毛烈一頭走  
 一頭哭對陳祈高公說道吾不能出頭了二公與我  
 傳語妻子快作佛事救援我陳兄原券在床邊木箱  
 之內還有我平日貪謀強詐得別人家田宅文券共  
 有一十三紙也在箱裡可叫這一十三家的人來一  
 一還了他以減我罪二公切勿有忘陳祈見說着還  
 他原契還要再問個明白一個夜叉把一根鐵棍在  
 陳祈後心窩裡一擣喝道快去陳祈慌忙縮退颯然  
 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只見妻子坐在床沿守着問他  
 時節已過了七晝夜了妻子道因你分付了不敢入

還券望減  
 則可佛事  
 不足恃也

歛况且心頭溫溫的只得坐守幸喜得果然還魂轉  
 來畢竟是毛烈的事對得明白否陳祈道東嶽真個  
 有靈陰間真個無私一些也瞞不得大不似陽世間  
 官府沒清頭沒天理的因把死後所見事體條細說  
 了一遍抖搜了精神坐定了性子一回先叫人到縣  
 吏丘大家一看三日之前已被火燒得精光止燒得  
 這一家火就息了陳祈越加敬信再叫人到大勝寺  
 中訪問高公看果然一同還魂意思要約他做了証  
 見索取毛家文券人回來說三日之前寺中師徒已  
 把他茶毗了說話的怎麼叫做茶毗看官這就是僧



家西方的說話又有叫得鬧雜的總是我們華言火化也陳祈見說高公已火化了喫了一大驚道他與我同在陰間說陽壽未盡一同放轉世的如何就出來化了叫他還冤在何處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怎麼收場陳祈心下忐忑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看見了毛家兒子問道尊翁故世家中有甚麼影響否毛家兒子道爲何這般問及陳祈道在下也死去七日到與尊翁會過一番來故此動問毛家兒子道見家父光景何如有甚說話否陳祈道在下與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只因不還我典田文書有這些爭訟昨

地鄉故知

日到虧得陰間對明說文書在牀前木箱裡面所以今日來取毛家兒子道文書無或者在木箱裡面只是陰間說話誰是証見可以來取陳祈道有到有個証見那時大勝寺高師父也在那裡同見說了一齊放還冤的可惜他寺中已將他身屍火化沒了個活証却有一件可信你尊翁還說另有一十三家文券也多是來路不明的田產叫還了這一十三家等他受罪輕些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這須是我造不出的毛家兒子聽說有些呆了你道爲何元來陰間業鏡照出毛妻張氏同受銀子之時毛氏在陽間恰像



做夢一般也。夢見陰司對理之狀，曾與兒子說過。故聽得陳祈說着陰間之事，也有此道是真的了。走進去與母親說知，張氏道：「這項銀子委實有的，你父親只管道便宜了他，勒措着文書不與他，意思還要他分外出些加添，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所以索性一口賴了。又不料死得這樣咤異，今恐怕你父親陰間不寧，只該還了他。」既說道，還有一十三紙等明日一總番將出來，逐一還罷。毛家兒子把母親說話對陳祈說了。陳祈道：「不要又像前番回了明日漸漸賴皮起來，此關係你家尊翁陰間受罪非同陽間見戲的。」

天猶不易  
處况于兒

毛家兒子道：「這個怎麼還敢？」陳祈當下自去了。毛家兒子開了門進來，到了晚間，聽得有人敲門，開出去，却又不見，關了，又敲得緊，問是那個，外邊厲聲答道：「我是大勝寺中高和尚，為你家父親賴了典田銀子，我是原中人，被陰間追去做証見，放我歸來，身屍焚化，今沒處去了，這是你家害我的，須憑你家裡怎麼處我。」毛家兒子慌做一團，走進去與母親說了。張氏也怕起來，移了火，同兒子走出來，聽聽外邊越敲得緊了，道：「你若不開時，我門縫裡自會進來。」張氏聽着，果然是高公平日的聲音，硬着膽回答道：「曉得有累。」



師父了，而今既已如此教我們母子也沒奈何，只好做些佛事超度師父罷。外邊鬼道我命未該死，陰間不肯收留，還有世數未盡，又去脫胎做人，不得隨你。追薦陰功也無用處，直等我世數盡了纔得托生。此時叫我在那裏好，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開去了。毛家母子只得燒些紙錢，奠些酒飯，告求他去。鬼道叫我別無去處，求我也沒幹。毛家母子沒奈何，只得踟躕踏踏過了一夜。第二日急急去尋請僧道做道場。一來追薦毛烈，二來超度這個高公。母子親見了這些異樣，怎敢不信，把各家文券多送去，還了誰知

時終于今  
 落得心痛  
 井前之受  
 疾皆利錢  
 地

陳祈自得了文券之後，忽然害起心痛來，一痛發便待死去。記起是陰中被夜叉將鐵棍心窩裡擣了一下之故，又親聽見王者道陳祈欺心，陽世受報曉得這典田事是欺心的，只得叫三個兄弟來把毛家贖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却是心痛仍不得止，只因平日掌家時除典田之外，他欺心處還多。自此每一遭痛發便去請僧道保禳，或是東嶽燒獻，年年所費不計其數。此病隨身終不脫體，到得後來家計到此三個兄弟消耗了，那毛家也為高公之鬼，不得離門，每夜必來擾亂，家裡人口不安，賣掉房子搬到別處，鬼



也隨着不捨只得日日超度時時齋醮以後看看聲音遠了些說道你家福事做得多了雖然與我無益時常有神佛在家我也有此不便我且暫時去去終是放你家不過的以後果然隔着幾日纔來這里就做法事退他或做佛事度他如此纏帳多時支持不過毛家家私也逐漸消費下來以後毛家窮了連這些佛事法事多做不起了高公的鬼也不來了可見欺詐之財沒有得與你入已受用的陰司比陽世間公道使不得奸詐分毫不差池這兩家顯報自不必說只高公僧人貪財利管閑事落得陽壽未終先被

病耶鬼耶  
皆所以耗  
不義之財  
者也

焚燒雖然為此攪破了毛氏一家却也是僧人的果報了若當時徒弟們不燒其尸得以重生畢竟還與陳祈一樣也要受些現報不消說得的人生作事豈可不知自省

陽間有理沒處說 陰司不說也分明  
若是世人終不灰 方可橫心自在行

又有人道這詩未盡番案一首云

陽間不辨到陰間 陰間仍舊判陽還  
縱是世人終不灰 也須難使到頭頑



二刻驚奇 卷之十七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六終

...

...

...

...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詩曰

萬里橋邊薛校書 枇杷窗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 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個薛濤

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韋臯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

奏他做軍中校書，故人多稱為薛校書，所往來的是

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

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

便奇

二刻驚奇

卷十七

尚友堂



壁真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為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訪得附郭一个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于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

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為運使，家道饒裕，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甚為喜歡，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到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袋在袖子裡了，步行回去。偶然一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境甚幽僻。孟沂心裡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



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鬟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畧畧歛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鬟叙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于此偶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

實爲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于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隣姻婭郎君即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覺得沒趣了即分付快辦酒饌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雖

孀居而可  
茶可酒矣



尚何拘束  
為真酸物  
耳

然心裡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聞得郎君，倘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吼，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鑒文墨，唱和詞章。郎君不以為鄙，妾之幸也。」遂叫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閱，多是唐人真蹟。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蹟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種，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謙謝，兩個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蓆，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孟沂

支趣勃然

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兩個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纏綿。枕邊切切叮嚀，道：「慎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次日將一個臥獅玉鎮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孟沂道：「這小何勞分付？」孟沂到館，哄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晚歸家裡，便子主人信了，說話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裡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個人知道。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



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  
鬪巧爭妍，真成敵手。詩句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  
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迴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朶、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春  
涼、回、翠、簾、水、人、冷、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裊、風、清、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冬  
這、個、詩、怎、麼、叫、得、迴、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  
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  
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登、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堦、穿、笋、密、小、池、舒、葉、出、荷、團、夏  
殘、石、絢、紅、霜、葉、出、薄、烟、寒、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却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寒舍住宿，豈不為便？百祿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怎麼如此說？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恐碍着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着他

去，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路上，何曾有甚麼伎館？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間問看。館僕道：天色晚了，怕關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田家宿了，明日早晨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曾回衙。運使道：這等那里去了？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于何處？孟沂道：家間。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曾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半



路上偶到一個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盛  
僕來時問不着，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  
纔回來的。田老爹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  
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  
運使道：先生若有別故，當以實說。孟沂曉得遮掩不  
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  
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  
有親戚在此地方，況親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  
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裡應承，心裏那里信  
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裏，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

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怨悔，亦是冥數盡  
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  
從此永別矣。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送與孟沂道：此  
唐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爲記念。揮淚而別。那邊張  
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  
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  
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  
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  
着張家館僕，到館中喚孟沂回來。孟沂方別了美人，  
回到張家，想念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



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回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里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拄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二物，多將出來道：「如此佳人，不容不動心，不必罪兒了。」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

一段佳話  
乃為俗主  
後人所敗

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跡看。遂三人同出城來，將近桃林。孟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屋宇俱無了？」百祿與運使齊擡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株茂盛，荆棘之中有塚繁然。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遶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為春時游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祿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坊，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



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筆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濤歿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回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為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小子為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個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歿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賦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誠為千古佳話。至于黃崇嘏女扮為男，做了相府椽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為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別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聽。

從來女子守閨房，幾見裙釵入學堂。  
文武習成男子業，婚姻也只自商量。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個武官，姓聞，名確，乃



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周，有一個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蜚娥，丰姿絕世，却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直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個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個武弁人家，必須得個子弟在鬻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粧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是個少

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遇着提學到來，他就報了名，改爲勝傑，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表字俊卿，一般的入了隊，去考童生，一考就進了學，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他做聞參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迎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一面歡喜開宴，蓋是武官人家，秀才乃極難得的，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添了個幫手，有好些氣色，爲此內外大小，却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他同學朋友一個叫做



久假不歸  
俱當妙齡  
而以一雌  
伴兩雄得  
無他虞乎

魏造字撰之，一個叫做杜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年十九歲，長聞俊卿兩歲，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又是聞俊卿月生大些，三人就像一家弟兄一般，極是過得好，相約了同在學中一個齋舍裡讀書，兩個無心，只認做一伴的好朋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兩個裡頭揀一個嫁他，兩個人並起來，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彷彿些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為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杜子中見聞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我與兄

兩人可惜未必多做了男子，我若為女，必當嫁兄，兄若為女，我必當娶兄。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處？我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魏兄該罰東道，便好。魏撰之道：適纔聽得杜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為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空了。魏撰之道：三人之中，誰

豈知子中  
俊卿皆不  
必變



叫你獨小些，自然該喫虧些。大家笑了一回。後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個女人。自家想道：我久與男人做伴，已是不宜。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心中委決不下。他家中一個小樓，可以四望。一個高興，越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在樓窓前飛過，却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林高樹上，對着樓窓，呀呀的叫。後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裡道：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我結果他去跑下來，自己臥

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烏鴉還在那里狠叫。後卿道：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个扯開弓，搭上箭，口裡輕輕道：不要悞我。颼的一響，箭到處，那邊烏鴉墜地。這邊望去看見，情知中箭了，急急下樓來，仍舊改了男粧，要到學中看那枝箭的下落。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的一響，掉下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斃。子中拔了箭出來道：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仔細看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子中念罷，笑道：那人好誇口。魏撰之聽得，跳出來急



叫道拿與我看。看在杜子中手裡，接了過去。正同看時，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魏撰之細看之時，八個字下邊還有蜚娥記三小字，想道：蜚娥乃女人之號，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咤異。適纔子中不看見這三個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沈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了這枝箭立在那里，忙問道：這枝箭是兄捨了麼？撰之道：箭自何來的？兄却如此盤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麼？撰之道：因爲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麼？撰之道：有蜚娥記三字，蜚娥必是女人，故此想着。難道

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搗個鬼道，不敢欺兄。蜚娥即是家姊，撰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未曾許人家，撰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厮像。撰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小弟尚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个撮合山何如？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說，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姐心下如何？撰之道：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通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謹記在心。撰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姻緣却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

誰知爲他  
人收藏



寶此以為後驗，便把箭來收拾在拜匣內了，取出羊脂玉鬧粧一个，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權答此箭作个信物。」俊卿收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作詩一首，道意于令姊何如？」俊卿道：「願聞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支機肯許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臯雉，  
珍重今朝金僕姑。

豈知灯印是火

俊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撰之笑道：「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醜，却與令姊相並，必是及俊卿含笑自去了。從此撰之胸中痴痴裡，想着聞俊卿有个姊姊美貌巧蕪，要得為妻，有了這

只此一誤 就纏出許 多變態來 人事之巧 如此

个念頭，並不與杜子中知道，因為箭是他拾着的，今自己把做寶貝藏着，恐怕他知因來要了去，誰想這个箭元有來歷。俊卿學射時節，便懷有擇配之心，竹榦上刻那二句，固是誇着發矢必中，也暗藏个應弦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枝箭心裡暗卜一卦，看他兩人那个先拾得者，即為夫妻。為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來掉在魏撰之手裡。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為姻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姐姐，其實多暗隱着自己的意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真有个姐姐罷。



了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心裡却為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撒打不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還他美情罷。明日來對魏撰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攛掇，已有允意。」玉關粧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了，方議此事。魏撰之道：「這一個也好，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纔妙。」俊卿道：「有小弟在，誰翻變得？」魏撰之不勝之喜。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來拉了俊卿同去。俊卿與父叅將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

這秀才怕  
中舉人亦

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耍子。若當真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真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決使不得，推了有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撒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了，也自歡喜，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圖成此親事，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叅將不合。時值軍政考察，在按院處開了款數，遞了一個揭帖，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尅軍糧，累贓巨萬。按院叅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



此時秀才  
值錢

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還虧得聞俊卿是個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囉唆。過不多時，兵道行個牌到府來，說是奉旨犯人，把聞叅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候父親府間准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就央了同窓新中的兩個舉人去見府尊，府尊說得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計。此時魏撰之自揣道：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閒話，只好不提。且一面去會試，再處兩人臨行之時，又與俊卿作別。撰之道：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俊卿因病

蹉跎，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自此冤子中道，此間官官相護，做定了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與尊翁尋個出場，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白冤枉。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撰之又私自叮囑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俊卿道：鬧粧現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三人灑淚而別。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

畢竟鬧粧  
得力



蔡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湊些銀子，上下分派一分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丟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了。叅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要修下一個辨本，做成一個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個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俊卿道：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叅將道：雖然你是個女中丈夫，是你去，畢竟停當，只是

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俊卿道：自古多稱緹縈救父，以為美談，他也是個女子，況且孩兒男粧已久，游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遙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麼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他過，不足為慮，只是須得個男人隨去，這却不便。孩兒想得有個道理，家丁聞龍夫妻，多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着他兩個，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走。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叅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宐遲，快打點動身，便是。俊卿依命。



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了一個游學呈子批个文書執照帶在身邊了路經省下來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笋上馬衣裁成短後蠻獅帶粧就偏垂囊一張玉靶弓想開時舒臂扭腰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鵬落逞高強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

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喬秀士

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飯店聞俊卿後到歇下了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放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慢喫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只隔得一个小天井正喫之間只見那邊窓裡一个女子掩着半窓對着聞俊卿不轉眼的看及至聞俊卿擡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只不走開忽地打个照面乃是個絕色佳人聞俊卿想道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看官你道此時若是



二刻卷十七  
卷十七  
个男人必然動了心就想粧出些風流家數兩下做起光景來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喫了且自衙門前幹事去到得出去了半日傍晚轉來俊卿剛得坐下隔壁聽見這里有人聲那个女子又在窗邊來看了俊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正嗟嘆間只見門外一个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个小榼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了萬福對俊卿道隔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俊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

小生在此經過的與娘子非親非戚如何承此美意老姥道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千的人不曾見有似舍人這等丰標的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及至問人來說是叅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斗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人家却居此間壁老姥道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爲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廣只有這里幽靜



二亥驚奇  
卷十一  
些却同家小每住在間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做了對頭後來怨恨常對景小娘子道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這個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會揀相人物再不會說那一个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贊敢是舍人有些姻緣動了俊卿不好答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姥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着俊卿道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答但有心感盛情姥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不在費春心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  
交梨印橘出芳林  
却慙未是求凰客  
寂莫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姥姥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淨的熟雞子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舍人喫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盛情姥姥道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了老身支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娘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箋紙上封好了付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意



于文君後邊二句不過謙讓些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末韻詩云

宋玉墻東思不禁，願為比翼止同林。  
知音已有新裁句，何用重挑焦尾琴。

吟罷也寫在烏絲繭紙上，教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笑道：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得緊，生一個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老姥道：既然舍人已有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挂肚，空

落花有意  
隨流水

想壞了。老姥去得，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諸色停當。到了天晚，纔回得下處。是夜無詞，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人小小年紀，到會掉謊。老婆滾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回了小娘子，小娘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曾聘娘子過。小娘子喜歡不勝。已對員外說過。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友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冤家帳那里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趁早去了罷。分付聞龍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說罷。



二刻齋奇 卷一  
三十一  
一个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  
聞俊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  
了麼？」老姥還在店內，也跟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  
外，把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  
客座，坐了。富員外道：「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  
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  
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  
擇。昨日對老漢說，有個聞舍人下在本店，手標不凡，  
願執箕箒，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  
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況且粗

通文墨，實是一對佳耦。足下不可錯過。」聞俊卿道：「不  
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謬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  
是公卿閥閱，小生是武弁門風，恐怕攀高不着。二來  
老父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冤，此事既不曾告過，  
又不好爲此擔閣，所以應承不得。負外道，舍人是簪  
纓世胄，况又是賢宮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  
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  
待歸時稟知令尊，方纔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  
悞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聞俊卿無計推托，心下想  
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好十分



此轉甚妙  
真絕處逢  
生

開粧方得  
實際

過却打破機關我想魏撝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个主意要在骨肉女伴裏邊別尋一段姻緣發付他去而今既有此事我不若權且應承定下在這里他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爲妙那時曉得我是女身須怪不得我說謊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了不像而今碍手算計已定就對負外說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爲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是了說罷就在身上解下那个羊脂玉鬧粧雙手遞

與負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負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道一言已定了負外就叫店中辦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却不得喫得盡歡而罷相別了起身上路少不得風燴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一家元來那魏撝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來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温已畢俊卿道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兄每分付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



書生不止  
只怕是女  
流之見

涉特來相托，不想魏撰之已歸，今幸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款做一个揭帖，逐一辨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央个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父有个本彙，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各自辨，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為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原

正不知事  
休不必家  
裏做也

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叮嚀。俊卿道：撰之為何回去了？子中道：撰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他說有件心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兩期的。况且事體要來家裡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去了。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是為婚姻之事，却只做不知，推說道：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為甚麼，想來無非為家裡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没甚麼，為何恁地等不得。兩個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接風。



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蓋是子中先前與魏家同寓，今魏家去了，房舍儘有，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鋪着。說晚間可以聯床清話。俊卿看見心裡有些突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弄在一間房內了，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腳來，怎麼處？却又沒個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

假難真，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所在，那里粧飾得許多來。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了。杜子中是聰明的人，有甚省不得的事，曉得有些詫異，越加留心閒觀，越看越着了。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看，多是些文翰柬帖，內有一幅草檄，寫着道：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願保父母聞確，冤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關粧之約，各得如意，謹疏。



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邊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裡狂蕩不禁，忽見俊卿回來，子中接在房裏坐了，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哂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曾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俊卿道：『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

絕好光景

弟不能爲女，誰知兄果然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麼還說不瞞？俊卿見說着心中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了，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却遂了人願也。」俊卿站了起來，道：「行踪爲兄識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有件緣事已屬了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小弟與撰之同爲俊卿窗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



厚于撰之薄于小弟，况且撰之又不在此間，現鐘不打，反去鍊銅，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子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為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得者，即為夫婦。後來這箭却在撰之處，小弟詭說是家姐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個玉鬪粧為定。此時小弟雖不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若如此說，俊卿宜為我有無疑了。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榦上有兩行細字，

即非拾箭  
此時豈能  
不相偶乎

以為奇異，正在念誦，撰之聽得走出來，在小弟手裡接去看，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曾是撰之拾取的？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俊卿道：既是曾見箭上字來，可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是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八個字。小弟須是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子中道：這個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為強，况且



元該是我的，就擁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弟兄，而今得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一任子中所爲，有一首奮調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帷，忽現了本相，本是个鬢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臺內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鎗，皺眉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針砭趁胸懷，揉着竅，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惻惻來也。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糶糶，是

聯句的篇章，慌忙爲雲爲雨，還錯認了龍陽。

不得不驚  
此處用不  
得兩全之  
術

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嘆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床上一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喫了一驚。道：這事有甚處法？小姐道：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在店內安歇，主人有个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逼要相許，是妾身想个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澹了郎君，又見那个女子才貌雙全，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他日



回去、魏撰之問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豈不爲妙、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姊、他心裏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是哄他了、子中道、這個最妙、足見小姐爲朋友的美情、有了這個出場、就與小姐配合、與撰之也無嫌了、誰曉得途中有又這件奇事、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扮、同兩個男僕行走、好些不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個元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也、子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

做來多是奇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拏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魏撰之得此、也好意足了、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個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爲了、小姐道、這個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個、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數日之間、推陞本上、已把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改去、我今作速討个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事、此間辨白已透、撫按輕擬上來、無不停當了、小姐愈加感



激轉增恩愛，子中討下差來，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開龍夫妻，擎弓帶箭，照前粧束，騎了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着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友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真是怕家不會，會家不忙，扯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小姐掣開弓，喝聲道着，那邊人不防備的，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下掙扎。小姐疾鞭着坐馬，趕上前轎，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了放心前去。一路

此技又勝  
同窗者一  
籌

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个个忌憚。子中轎裡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了。小姐進見，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為，調去了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爲報。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他，共他同歸的事也說了。參將也自喜歡道，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粧，趁他今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粧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着，參將道，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



聽說我有個女兒，他要求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仍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元來魏撰之正為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探聽舍人有個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只有兩個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參將有個女兒，就是那個舍人，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胡猜

亂想。見說聞舍人回來了，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聞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為此趕回來的。小姐說：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鬧粧已在一個人處，待小弟再畧調停，準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姐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他正要去拜杜



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樣說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是女身已成夫婦的始末根繇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却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白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鬧粧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姐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個不必追悔兄只

管鬧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難道當真還有個令姐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鬧粧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就有個定數在裡邊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聞俊卿道自己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繇得成子中道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個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



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撰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占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魏撰之討大衣服來換了，竟擡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粧不出來了。聞參將自己出來接着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參將道：小女嬌痴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蒹葭倚玉，惶恐惶恐。聞參將已見女兒說過，是件整備，門上報說杜爺來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擡將

不得眼  
熱

進門，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參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啟轎而行，迎至家裏，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一樣的同窗朋友，偏是他兩個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婦。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今日專為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

不知新婦幾時開言的



口信必得佳音方回來，撰之道多感多感，一樣的。同窗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妨兄矣。子中道：弟婦贊之不容口，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件事做成，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顛望，俱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了，的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了這事，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前日飯店，歇在裡頭了。杜子中叫聞龍拏了帖，徑去

新進士可  
以止兒啼

拜富員外，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喫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了，道：不知為何大人貴足，賜踰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丈令甥，才貌出眾，有一敝友也叨過甲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員外道：老漢是有個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一个進京去的聞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也是敝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員外道：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下信物，兩心相許，怎悞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



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道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為聞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為敝友求令甥，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負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逼他應承的。元來當真有這話，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大人。負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適間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負了心，是必等他親身見一面，還了他玉鬧粧，以為訣別，方可別議姻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

說話未嘗  
不是然畢  
竟是愛根  
禾斷耳

丈說那玉鬧粧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舍人的。聞舍人因為自己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為敝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也，負外道：大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伏，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子中道：聞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荆在此，可以進去一會，令甥等他與令甥說這些備細，令甥必當見信。負外道：有尊夫人在此，正好與舍甥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息。最妙最妙，就叫前日老姥來接取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



一路相着，只管遲疑，接到間壁裏邊，景小姐出來相  
接，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認得聞舍人。○妙○妙○  
否？景小姐見模樣，廝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  
道：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怎等識人，難  
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即妾身是  
也。景小姐喫了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  
姥也在旁拍手道：是呀，是呀，我方纔道面龐熟得緊，  
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  
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辨冤，故喬粧  
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

原該疑心

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真情，所以  
代友人納了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  
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  
姐了此一段姻親。報答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  
晌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  
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友人？聞小姐道：  
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岸中，與我家相公三  
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  
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就是  
我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要緊的就做夫



進士之妙  
如此

人了、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叫老姥陪住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負外、負外見說是許個進士、豈有不瘋、撥之理、真個是一讓一個肯、回覆了聞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負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款待杜子中、內裡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個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散、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個吉日、迎娶回家、花燭之夜、見了模樣、如獲天人、因說起聞小姐鬧粧納聘之事、撰之道、那聘物元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却在他手裡、魏撰之又把

先時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個姐姐、故把玉鬧粧為聘的根繇、說了一遍、一齊嘆道、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明日魏撰之取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了、撰之就提筆寫一柬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聞小姐折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娥記三字、問道、蜚娥怎麼解、聞小姐道、此妾閨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



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二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二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聞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里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兩人又笑了一回也題了一束戲他道

環爲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咲。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兩個甲科合力與聞叅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里有不讓縉紳的。逐件贓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衛。聞叅將也不以爲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爲顯官。聞景二小

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卓文君成都當鑪。黃崇嘏相府掌記。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不聞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未必無人待賈沽。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終



二刻

卷七

三





